



經典古籍新編

白話原文對照

# 閔徵草堂筆記

第十六卷 姑妄聽之二

16

書名：白話閱微草堂筆記第十六卷姑妄聽之二

原著者：清・紀昀

白話文作者：卜黃淑鈴

編審：卜歌

發行人：卜致忻

出版者：易書閣

電話：02-22448515
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180 巷 52 弄 16 號 4 樓

網址：<http://tw-book.com>

電子郵件：[twelivre@gmail.com](mailto:twelivre@gmail.com)

出版日期：2014 年 12 月 30 日

電子書定價：49 元

ISBN: 9789869134958

電子書製作：易書閣

電話：02-22448515

電子郵件：[twelivre@gmail.com](mailto:twelivre@gmail.com)

電子書播放資訊：

作業系統：Mac OS , Windows

檔案格式：PDF

檔案內容：圖形, 文字

播放軟體：ez PDF Reader

使用載具：PC



# 姑妄聽之二

## 目次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童養媳   | 7  |
| 第七夢   | 8  |
| 雄雞卵   | 8  |
| 後果    | 9  |
| 幽靈不泯  | 10 |
| 慎勿造因  | 12 |
| 秉心端正  | 14 |
| 天網恢恢  | 15 |
| 榮辱    | 16 |
| 娶不得   | 17 |
| 宣室奇聞  | 19 |
| 無心暗合  | 20 |
| 習儒狐   | 21 |
| 知一不知二 | 23 |
| 挑達驚嚇  | 24 |
| 清風惡聲  | 26 |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播弄是非  | 27 |
| 七女婿   | 29 |
| 有為為之  | 30 |
| 乖崖還婢  | 31 |
| 前事可勿論 | 32 |
| 標梅負氣  | 34 |
| 變生肘腋  | 36 |
| 索命來了  | 37 |
| 通人之論  | 39 |
| 泉州試院  | 40 |
| 不能測   | 41 |
| 一念轉移  | 41 |
| 自侮    | 42 |
| 無妄之災  | 44 |
| 見淵魚不詳 | 45 |
| 冒替    | 46 |
| 機械潛伏  | 48 |
| 信而見疑  | 49 |
| 其中不足  | 50 |

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狂且治水  | 81 |
| 捋虎鬚   | 80 |
| 無心湊合  | 78 |
| 一女兩賣  | 77 |
| 贍養選人  | 74 |
| 仙詩由來  | 73 |
| 節婦詩   | 71 |
| 中暑之見  | 69 |
| 奪舍換形  | 67 |
| 翰林院的鬼 | 67 |
| 誰信    | 65 |
| 篤志事親  | 64 |
| 各自所取  | 60 |
| 多金何為  | 59 |
| 自墮家聲  | 57 |
| 誤信與多疑 | 55 |
| 細瑣之事  | 55 |
| 仙靈之宅  | 54 |
| 泉下況味  | 52 |

第十六卷 姑妄聽之二 仿雕版新編／84



## 童養媳

天下事，情理而已，然而情理有時也會互相妨礙啊！

里中有婆婆虐待童養媳的人家，女孩被凌虐的慘酷，毫無人理。女孩逃遁回歸母家。母親可憐她，就將她藏匿到別處去了，婆婆來找就詭稱沒見過她，正因為如此，婆婆告到官府去了。

婆婆以朱老漢與童養媳的母家比鄰，應當見過女孩兒來往，要朱老漢去作證。

朱老漢私心想，如果說女孩已經回到母家，一定會被惡婆婆帶走，那是驅人就死啊；若說女孩未歸母家，那就是助人離婚。正在猶疑不能決定，他跑去神祠求籤。

朱老漢舉起籤筒屢屢搖動，竹籤都不出；他奮力再搖，一桶子竹籤又全都跳出，那是神也不能決斷了！

辛彤甫先生聽聞這事，他說：「神實在是昏懦憤憤啊！才十歲的幼女，竟然炮烙加身！天天被虐待，這恩義絕了，聽任她逃走也不為過啊。」

## 第七夢

孝廉戈仲坊，在丁酉年參加鄉試之後，做了一個夢，夢見自己到了一處，當時看見屏上書寫絕句數首，醒來而記其中兩句。

曰：「知是蓬萊第一仙，因何清淺幾多年？」

壬子年的春天，戈仲坊在河間見到了景州李生，偶然說起這夢境和詩句的往事。

李生驚駭的說：「這是我的族弟屏上，最近為他人所題的梅花作品啊！他認為詩句實在不好，不知道怎麼會入到你的夢中？」

這事竟然前無因緣，後無徵驗，這在《周官》的六夢：正夢，噩夢，思夢，寤夢，喜夢，懼夢之中，到底要分屬在那一種呢？

## 雄雞卵

《新齊諧》（即《子不語》之改名。）記載雄雞卵的事，今日才知道，竟是真實有之啊！

雄雞卵像拇指一樣大，頂形似閩中出產的落花生，不能正圓。外殼有斑點，對著日頭映照，則其中深紅如琥珀，用來點治目生翳，很有效。



少司空德成、副憲汪承霈都曾經拿雄雞卵來合藥，然而這東西不易得到，一枚雄雞卵可以值十金。

少司農阿迪斯說：「雄雞卵雖罕見，實際上也是人力所為。捉一隻肥壯的雄雞關閉籠中，放群母雞在籠外繞走，使雌雄相近而不能相接。久了雄雞就會精氣搏結，自然能成卵了。」

這聽起來好像也有道理，雞乃是秉異風之氣，吃多了要發瘡毒。雞卵可以盛陽不泄，然後鬱積而成，自然必定蘊熱，卻不明白這東西怎麼可以明目。又雄雞卵在《本草》也沒有記載，醫經也從來不寫，怎麼就知道能明目呢？這真的是莫明其故了啊。

汪副憲說：「有人拿蛇卵充當雄雞卵欺騙消費者，拿來映日不紅，就是假的。」

這一條，也不可不知。

## 後果

沈嬾嬾說，鄉里有趙三這個人，與母親一起在郭氏家做僕傭。母親死後一年多，有一晚，趙三似夢非夢，聽聞母親來對他說：

「明日大雪，牆頭當凍死一隻雞。主人必定把死雞給你，你可千萬不能

吃！我曾經偷盜了主人三百錢，冥司判我為雞以償還，如今生卵的數量已經足以抵償了，我去了。」

次日，果然下大雪凍死一隻母雞在牆頭，主人也將那隻母雞給趙三，趙三不肯煮了吃，還哭泣著把雞給埋了。

主人不解，還反覆窮問，趙三才終於肯說出實話，這還是這幾年內發生的故事。

然則世上那些供人車騎驅逐的牛馬，受割宰烹食的禽畜，必定是有前因的，只是人不知道而已。而那些狡黠偷竊的人啊，也必定是有後果的，只是人不思考而已。

### 幽靈不泯

我在十一二歲時，聽過從叔燦若公說了一個故事，他說里中有一位齊某人，因為犯罪被判流放，遠戍黑龍江，也死在黑龍江好幾年了。

他的兒子長大以後，總是想著去黑龍江取回父親的遺骨，然他卻因為太窮了不能前往，時常蹙著眉好像有很深的憂愁。

一日，齊某人的兒子得了幾升的豆子，他將豆子磨成屑末，取水搏成丸子，再用赭土裹為丸衣，詐為賣藥者，前往黑龍江去了，他是只想沿途能賣



幾文錢供自己的口食而以。

於是他沿途賣假藥，買他藥的病人吃了，那怕有危症也立刻痊癒，於是轉相相告。齊某人的兒子賣豆丸子得了些好價錢，竟然藉此抵達了黑龍江，得了父親的遺骨，他用隻小箱子裝好了骨殖，背回家去。

歸途中在窩集遇到了三個劫匪，他急忙丟棄所有的資斧錢財和行囊，只背著小箱子奔逃。

劫匪追上來了！當劫匪打開箱子見到死人骨頭，覺得很奇怪，就問他？他涕泣陳述一切，連盜賊聽了都憐憫他了，放了他，還轉贈他金錢。

他才向著劫匪拜謝之時，其中的一個劫匪竟然捶胸頓足大慟！哭著說：「這個人這樣孱弱，還能到數千里外求取父親遺骨。我堂堂大丈夫，自命豪傑，怎麼就不能呢？諸君好住，我要去肅州了！」說完，立刻揮揮手，向西行去。

同黨的劫匪徒大叫！要他先去向妻子道別，那人始終不反顧。這大概是感受很深吧！逝去的人，過去的事，多是些小人物的故事，已沒人傳於世上。我作《灤陽消夏錄》諸書，竟然也忘了這個故事。

癸丑三月三日，我住宿海淀直廬，偶然憶起，在此補錄一篇，若是潛德未彰，幽靈不泯，也能默啟我的初衷啊。

## 慎勿造因

李蟠木說了一個故事，他家鄉有個種菜園子的灌園叟，年紀已經六十多歲了。他總是與客作傭工數人同住一屋，都睡大通鋪。

夜裡睡覺時，傭工們忽然聽聞他在睡夢中呶呶的發出顫聲，又會呢呢嚶嚶的說媚話，叫他也叫不醒！

有一天晚上，燭火還沒熄滅，傭工們都見到他在棉被下蠕蠕掀簾，好像有人來與他交接，問他話，他也不說。

後來更是連在大白天裡，灌園叟都變得很奇怪！不是忽然跑去僻靜處躲起來，或者是無緣無故閉門，一個人躲在屋子裡不出來，眾人覺得奇怪，跑去戳窗紙偷看！可是每次有人偷看，動輒就有瓦石飛擊來偷看的人。

於是，眾人才知道灌園叟被魅怪所據了！時間久了，灌園叟也不能自諱。

他說，一開始他是看見一個少年來到園子裡，似曾相識，但是他卻不能記憶；邀他同坐，也問少年是從那裡來的？

少年說：「有一件事要告訴你，拜託你不要拒絕。你四世之前與我是為密友，後來你仗著官衙裡的胥魁勢力，豪奪我的田產。我去告官，反而遭到鞭打，以至於鬱結而死。

我去冥官申冤，冥官認為我倆既是契交密友，這種奪財的嫌隙太小了，



應當以歡喜來解冤，判你來生成為我的妻子二十年。沒想到是我自己業重，遽然墮入狐身，如今，還有四年未了。

就在我煉形成道時，你已再入輪迴轉生今世了。前因雖然已經錯過了，但是舊債難消啊；我們這是夙命牽纏，在此地相遇。更何況還有業緣湊合，我不可能等你再去墮女身來做我的妻子！我想拜託你就地償還，了結這段因果吧！」

我當時聽了才覺得駭怕和怪異之時，他遽然對著我的臉上噓氣，我就惘惘然如醉如夢！究竟還是被他淫污了。

從此，那個少年每日必來一次或兩次，他去後，我自己也是悔恨不已。然而他來的時候，我竟然又帖然意肯，連自己都忘了自己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了，這真的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啊！

一夜，人們才聽見狎昵聲，漸漸變成呻吟聲，又漸漸聽著悄悄乞求緩著點的話語，後來竟變成切切求免的大聲音；一直到雞鳴以後，灌園叟大叫一聲！

突然樑上有聲音大笑，狂放的說：「這下子足以抵掉三十大板了啊！」從此以後，那隻狐就不來了。

後來，修葺房屋翻修草頂時，工人見到樑上都有白粉筆畫著大大小小的

圈圈，十圈為一行，數一數，得了一千四百四十圈，正合四年的日期數。

這才知道，白粉筆畫圈圈是那隻狐怪所記的淫籌次數。可是那隻狐來去不滿四年，這是以姦淫一度抵一日啊！

有人說：「是那隻狐想要狐媚灌園叟，所捏造的故事。」

然而狐之媚人，都是因為喜歡對方的姿色，目的也是要攝走人的精氣，灌園叟都六十多歲了，雞皮鶴髮，有何美色之可悅之？又有何精氣之可攝走？這鐵定不是相魅來著。

況且灌園叟以扶杖之年，還講分桃之好？讓男人侵犯他，他還逆來順受？這也太不合情了。這是身異性存啊！都已經轉生了，還是夙根未泯，那是自然相就，一如磁石引鐵，這就很明白了呢，而那隻狐所說的也未必是虛話，然則怨毒糾結，變端百出，乃至於三生之後還不能了結，人的一生真的應該要小心謹慎，慎勿造因啊！

## 秉心端正

山西文水的李秀升說了一個故事，他家鄉中有一個少年騎驢走在山中，遇見一位少婦獨自騎一頭驢行走，少婦穿著鮮豔的紅裙，藍色帔衣，樣貌頗為嫵雅，還屢屢以目側睨少年。



那少年是個謹慎敦厚的孩子，又擔心招來嫌疑，總是距離那個少婦的驢後數十步外行走，一路上頭低低的不曾看她一眼。

行至林谷深處，那個少婦忽然按轡不走了！她等著少年過來。

少婦對少年人說：「你秉心端正，實在大不易得啊。我不想害你，這條路不是前往某處去的道路，你誤隨我行了。你可於某樹下繞向某方，再斜行三四里外，就可以找到真正的方向出路了。」

少婦說完，自驢背一躍，輕身直上木梢，她的身形漸漸長大，長大了一丈多高！隨即風起葉飛，少婦的身影瞥然已逝。

再看她騎的驢子，竟然是一隻大狐狸！

少年驚悸差點嚇的失了魂。那大概是飛天夜叉之類的吧？

假使少年稍與她狎昵，還不知會作何變怪哪。

## 天網恢恢

癸丑年的會試，陝西有一個舉子在考試的號舍遇鬼了！驟發狂疾，人眾扶持夾著他出考場，回到他先前的住所，那隻鬼也隨著他出了考場，舉子自己以頭撞壁，撞的皮骨皆破。

又避到外城住下，那隻鬼還不放過他，又尾隨而至，舉人最後以刀刃自

刺死了！

那個舉子在半死未死之間，提筆手書一張片紙，交付給他的友人，他寫著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」八個字。

雖然都不知道他到底都做些什麼事？但是可以確定這是一件冤報啊！

## 榮辱

河北南皮的郝子明說了一個故事，有一個士人在僧寺讀書，他走到空院處去遛躑散步，忽然有片瓦飛打過來！打中他的背。

隨即聽聞屋中有人說話：「你們能看見人，人則不能看見你們。你們自己不引避，反而要嗔怪人耶？」

士子正覺驚駭錯愕之間，屋內又說了：「小婢無禮，該當打打，先生勿要介意，然而空屋裡多是我們居住，先生以後凡是經過此處，最好是到了面牆處便回去，請勿對著門窗，則是兩相無觸忤啊。」

這隻狐可謂是能克己的狐啊。

我曾經告訴僮僕和吏役，若是與人爭角而不能勝，還要心恨恨引以為辱，這世間情態，就會漸漸變壞了去。這天下最可恥的事，並不是角爭失敗，而是悖理！



若是不問理之曲直，而務求我所隸屬的人不能犯，還以此為榮！那麼果然就足為榮了嗎？

以前有個官員非常偏袒自己手下的一個胥吏頭子，那真是百計袒護不遺餘力，

我戲說：「我們這些同儕的身後啊，當各自都有碑誌一篇，好用來蓋棺論定，那撰文者會奮筆書寫：『公秉正不阿，對於屬下的吏役，如有犯法者，一無假借，都依律處置。』屆時人必以為榮，想必你也會自以為榮啊。」

又或者奮筆書寫：『公平生喜歡庇佑手下吏役，那怕他們受賄玩法，你也必一一曲為諱匿，都不管。』屆時人必以為辱，想必你也會引以為辱啊。為何此時要做這種以辱為榮，以榮為辱的事呢？」

先師董文恪說：「凡事不可以載入行狀的事，就是斷斷不可為的事。」說的真好啊！

## 娶不得

侍鸞川說了一個故事（侍氏我未能詳查所出之處，還疑為「侍」是氏。在明朝洪武年中，凡是複姓的家族都下令去掉一字，就是因為侍氏這個姓。），有一個在淮上做買賣的賈人，偶然走過曲巷，見到了一個女子姿色

明豔，他驚為天人！於是私訪那個豔女的鄰人，打聽豔女的來歷。

鄰人說：「新搬來的，還不到一個月，只有老母攜著婢女數人同居，也不知是那裡人。」

賈人就賂媒婆去探口風。

母親說：「我們是杭州金姓人家，我有一子一女，本來要去投奔女婿家。不幸我兒子生病死於舟上，兩個僕人又乘隙偷竊我們的錢財逃跑了。我們是孤女寡婦，實在很怕再遭到強暴，不得已，只好租屋權住於此，等待親屬來迎接我們，可是還不知道人家肯不肯來啊？」話才說完，她就淚如雨下。

媒婆繼續探問：「既然無處可歸，又無地主，將來怎麼可好啊，你有什麼打算呢？你有這麼美艷的女兒，何不就在這地方求一個佳婿呢，這樣你暮年也有所依靠，不是嗎？」

母親說：「說的也是，這樣吧，我也不多求聘幣，只是我這個女兒，自小嬌養慣了，也不想草草嫁人，如果有人能製衣飾奩具，價值也不用多，約值千金吧，我就將女兒許配給他。當然，所有採辦的東西仍是他家的物件，我只要去那裡檢閱看視過就好，我是不會取走任何物件回來的。」

媒人將對話告訴賈人。賈人也是精打細算，心想著這樣很好，十幾日內就花重金買辦了金珠錦繡，極盡華美之能事，一切新婦所需器用，也都事事



樣樣精好。先於親迎的前一日，邀請母來家觀察，母親也表現出心滿意足的樣子。

次日，當迎娶的簫鼓到了女孩家門，居然門戶緊閉，也沒人來開啟。

等候了數刻，呼叫也無人回應。詢問鄰舍，又說未曾見她家搬走。不得已，跳牆進入查看，則闔無一人。搜遍全宅每一間房間，只有破牀堆了髑髏數具，這才知道那豔女寡母不是人！

當賈人回家查看所有買來的新物，竟然一物不失！然而已經無所用之了，再賣掉，也僅能賣得半價。賈人懊喪了好幾個月，竟然都不知那些妖魅是要什麼？

有人說：「那些魅本來就無意要惑賈人。是賈人妄生窺伺，反而去試探妖魅，妖魅因此而戲弄他。」這也是道理的。

有人說：「是那個賈人富而慳吝，那心計足可以劈開秋毫。已經犯了鬼神之忌，所妖魅以美色來顛倒他，叫他破財。」這也是個有理的說法啊。

## 宣室奇聞

《宣室志》記載，隴西李生左乳患癰，一日癰潰，有一隻雉自乳飛出，不知飛到哪裡去了。《聞奇錄》也記載，崔堯封的外甥李言吉，左目患瘤，

剖之，有隻黃雀鳴噪而去。這些故事都讓人不可以理解。

札閣學郎阿，親眼見到親串家的小婢女，頸項上生瘡，瘡破，由裡面擠出了一隻白蝙蝠！

這才知道唐朝人記的二件故事都不是虛假，這豈是只有「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論」呢？六和之內也有不能論的啊。

## 無心暗合

曹慕堂宗丞有一幅乩仙所畫的《醉鍾馗圖》，我在上面曾經題寫二首絕句，曰：

「一夢荒唐事有無，吳生粉本幾臨摹；紛紛畫手多新樣，又道先生是酒徒。」

「午日家家蒲酒香，終南進士亦壺觴；太平時節無妖癘，任爾閒遊到醉鄉。」

畫者和題者，都是舞弄筆墨，狡獪而已。

有一日，我午睡初醒，聽見窗外的婢媼們悄聲的說鬼故事，說：「有一個王嫵嫵啊，就是家住西山的那個嫵嫵，她說啊，曾經在月夜裡去守瓜田，遠遠的見到有一雙燈火，從林子外冉冉而來，還人語嘈雜呢！」



原來是一隻大鬼喝醉了，顛顛倒倒的，許多小鬼掖著推著那隻大鬼，踉蹌行走，誰知道那會不會就是醉鍾馗啊？」

這天地之大，真是無所不有啊！畫者隨意的畫了一人，往往會遇到有一個人真的與畫像相肖；隨意命一個名子，往往也會有一人與之同名。這樣的無心暗合，還真的是化工於自然啊。

### 習儒狐

相傳魏環極先生曾在山寺中讀書，凡是書房裡的筆墨几榻之類，像似有人天天拂拭過，潔淨自然無塵。魏環極起初都不以為意，後來也稍稍覺得有些奇怪了。

一日魏環極晚歸，還沒開門前，就聽聞書室中窸窣有聲，他從隙縫竊看，見到一個人，正在整飭書案。魏環極驟然進入要捉他！那個人瞬間穿到後窗去了，魏環極急急呼叫他過來，那人也只是拱立在窗外，意甚恭謹。

魏環極問：「你是什麼怪？」

對方聲音沙啞鏗然的回答：「我是個習儒的狐，因為您是正人，我不敢靠近，然而私心敬慕您，所以每天偷偷來執僕隸的工作，打掃書房，請您不要驚訝。」

先生隔著窗與他說話，習儒狐說話也甚有理致。之後牠自然還是不敢入室，然而每次遇到魏環極先生，也不甚避開，先生也時時與他言談。

一日，魏環極問牠：「你看我，能作聖賢嗎？」

習儒狐說：「先生所講學的，是道學，與聖賢分屬不同，各一事也。聖賢所依恃的是中庸，以實心勤勵實行，以實學求其實用；道學則是追求言語精微，先講理氣，後講倫常，尊崇的是性命，鄙薄的是事功，所以其用意已經稍有不同了。」

聖賢之於人，有是非之心、卻無分你我之心，有誘導心，無苛刻心；而道學則是各立門戶，有門戶就不能不爭，既然已經相爭了，就不能不巧妙說些詆詞以求勝。以種種意見，生出種種作用，遂都不讓人看見孔孟之學啊。先生您是剛大之氣，有正直之情，實在是可以質鬼神而不愧，所以我這樣尊敬您就是在此。

先生您率其本性，為聖為賢也是在此。若是說先生的講學，則固然與孔孟之學是各自一事，這就不是我這個下愚之所知道的了。」

魏環極默然，請牠回去。

之後魏環極對門人說：「大概是因為明代的黨禍相爭太過，牠才如此激而言之，實在不是忠厚誠實的言論啊，然而以這種說法來抉擇真假情偽，也



是可以警惕世上的講學者啊。」

## 知一不知二

滄州南邊有一座寺廟臨著河岸蓋，寺廟的山門已經頹圯塌沒入河裡了，還有二隻石獸也一起沉沒了。過了十多年，僧人募金重修該寺，還要從水中找回二隻石獸，可是派了人下河尋找，竟然都找不著了！

人們以為石獸已經順流下，划著數隻小船，曳著鐵鈹鉤沉，尋了十幾里，也是毫無蹤跡。

當時在寺廟裡設館教學的一個講學先生聽了大笑！

他說：「你們這些人都不懂探究物理啊，這種事不是堅持就好，你們想想，落水的石獸，豈能被水流攜去？那石性這樣堅重，沙性鬆浮，石獸掉到沙上，就會漸沉漸深啊！你們沿著河流去找，豈不是顛倒了嗎？」

眾人都佩服這種說法，引為確論。

可是另一位老河兵聽說了這話，也是哈哈大笑！

老河兵笑說：「凡是在河中失落大石，就該去上流尋找。那是石性堅重，沙性鬆浮沒錯，所以水不能走衝大石頭，反過來是水有反激之力，水流必在石頭下的迎水處，掏空了河沙變成坎穴。水流漸激漸深，以至於河水的力量，

會打在石頭腰處，那巨石必然倒擲到坎穴中。

如此一再來回，石頭又會再轉，當大石轉轉不已，就會反溯逆流到上游去。你們跑去下流找石獸，固然是顛了；還想要就地挖掘去找！這不是顯得更顛了嗎？」

眾人如老河兵所說，果然在上游的數里外，找到了那兩隻大石獸！

然而天下之事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的多了！怎麼可以據理臆斷猜測，想當然爾呢？

### 挑達驚嚇

河北交河的及友聲說了一個故事，有個農家子弟，頗輕佻。他在路上遇到鄰村一個婦人，他佇目睨視、微微笑，才想過去挑逗她說說話，正好一群同行挑飯上田的同伴來了，他沒機會了，遂各散去。

過了幾日，他又在半路上遇見那個婦人騎著一條烏牯牛，她與他眼目相看，好似顧盼他，農家子大喜！就尾隨在後。

當時是大雨過後的天氣，一路上野水縱橫，烏牯牛在泥濘中走的還挺快的。農家子卻走的滿身泥巴、還泡濕了鞋子，走的顛躓（音致。蹶也。），還沒走到她家，他都快要上氣不接下氣了。



一直到婦人下牛，農家子覺得她的模樣，怎麼忽然變得不像原來的樣子啊！

仔細一看，竟然是一個老翁。

農家子恍惚驚疑，好像如夢初醒，老翁驚訝的看著他，怎麼呆呆站著？

老翁問：「你到這裡做什麼啊？」

農家子無法說清楚，只能詭稱自己迷路了，踉踉蹌蹌的跑回家去。

第二天，農家子的門前老柳樹，樹幹被削去木皮三尺多，有字大書其上，寫著：「私窺貞婦，罰行泥濘十里。」農家子才知道被魅所戲弄了。

鄰里覺得怪，都來問他，農家子已經不能自掩了，被他父親用藤條打個半死，從此自是愧疚，竟然改了輕佻的行徑。這魅雖然是惡作劇，也可謂是個善知識啊。

及友聲又說了一個故事，一個人見了一隻狐睡在樹下，他拿片瓦丟擲牠！不中。瓦碎有聲，狐驚躍而起！跑了。那人才回到家，一進門，突然看見妻子吊死在樹上！他大駭、驚惶呼救，他的妻子從房子裡狂奔而出！樹上的吊死人已經不見。

只聽聞屋簷邊有聲，大笑說：「也還你一個驚嚇。」

這兩個故事，足以為挑達輕浮的人聽了也警戒警戒。

## 清風惡聲

同年的陳半江說了一個故事，有個道士善畫符籙，驅鬼抓魅，都很有靈應，道士每每到人家捉鬼或是驅魅，只肯吃蔬食喝湯而已，一點也不接受人家贈與的銖金寸帛。可是時間久了，他的道術卻漸漸不靈了！十次有四五都會失敗，後來竟然被群魅所遮，道士大受窘辱、狼狽遁走，跑回去找自己的師父求救。

師父到，登壇召將，把一群妖魅通通都抓來問！這才知道，自己的徒弟道士雖然是不取一物，但是他的徒弟們往往向苦主索取財物；道士開壇行法，徒弟們又竊取他畫的符籙，偷了去做什麼呢？去攝狐女來媒狎姦淫。狐女們不甘心，又趁機竊污了道士用的法器！所以神怒不肯降臨，所以那些仇很他的妖魅都能戲弄道士，也都得逞了。

師父拊髀嘆息說：「這事可不是那些妖魅來敗了你的，而是你的徒弟們來敗壞你的啊；可也不是你徒弟們來敗你，而是你自己不察！你的那些徒弟們的行為太壞，所以你自敗了啊。幸好你還能持戒清苦，才得以免幸啊，與那些妖魅，又有什麼關係呢！」

師父竟然拂衣而去，不理會了。

天君泰然，自身清潔，所以能叫百體從令，下人們就都能與自己一樣清



潔了，但是這只是儒者們的常談。然而奸黠狡詐之徒，怎能讓主人保持一身廉潔呢？還妄想要止貪？

陳半江會說這種故事，是因為他在直隸做官時，在我家遇見一個當地的縣令，當時說這個故事，是微以相諷。可惜那個縣令始終不能醒悟，所以自己雖然做了清官，也清風兩袖，卻在身後，得了極惡的名聲，他也實在是可惜了。

### 播弄是非

里中有個少年，無緣無故自掘其妻的墳墓，都快把棺材挖出來了！當時四野耕種的農夫很多人，都見到他邊罵邊挖墳，眾人懷疑他是發了顛癲病，群起跑來阻止他。

詰問他挖墳的緣故？少年堅持不肯吐實。然而他又被眾人所牽制，不能再挖了，恨恨的拿著鍬走了，眾人都不知道，這到底都是什麼事呢！

過了兩日，一個牧者忽然走到那座被挖開的墳墓旁，發狂了！自己打嘴巴，還說：「你播弄是非，離開人家骨肉多了，如今還誣及黃泉耶？你這樣的口舌搬弄，連死人也不放過，我要去請神主持公道，不會放過你的。」

牧者竟然將始末都說了個清楚，最後還自己咬斷舌頭死了！

原來是那個挖墓的少年平時就自恃剛悍，顧盼自雄，目中無人，驕傲極了，視鄉黨如無物。那個牧者早就懷恨在心，所以他竟然造出了毀謗的話，牧者到處謗說：「有人說某人他家帷薄不修，我也從來都不肯相信啊。但是我有一次夜裡走過他妻子的墓墓，聽聞林中鳴鳴有聲，我怕死了，不敢走過去。」

當時我就伏在草間竊視，那月明之下啊，看見了七八條黑影到了墳墓前，就與他的妻子雜坐調謔，後來……後來還聽見媒聲豔語，一一都聽的分明啊。原來，人們說的，竟然都是真的啊？」

有人聽說了牧者的話，跑去告訴少年。少年為其所中，信以為真，所以才有挖開妻子墳墓的舉動。牧者才在暗自竊幸得計之時，沒想到這鬼，也是有靈的！

小人奸詐，惹禍上身也是活該；也是那個少年這樣意氣凌人，才會招來忌恨啊。

所以說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。」雖說知道了善而行之的人，被稱為上人，但也不必一聽到別人說了些什麼，就巴巴的去做了啊！」



## 七女婿

從孫樹寶，是鹽山劉氏的外甥，他說他外祖父家有至親的親戚，生了七個女兒，七女兒都已經嫁人了。其中一個女婿，夜裡夢見自己與其他連襟僚婿六人，都被一條紅繩連繫著，他內心覺得這是不祥之兆。

正逢丈人歿了，七個女婿都要回去弔唁守靈棚，此人憶起自己的噩夢，竟然不敢與六人同眠同食！偶爾相聚，他也是稍坐坐，隨即避出離開現場。親戚們都覺得奇怪，問他原因？他就將自己的夢境都說了，可是沒人相信，都懷疑還有別的緣故，也許他是嫌棄眾人呢，才這樣托言說噩夢。

一個夜晚，家人置酒邀女婿們共飲，然後私下將所有對外的門戶都下鎖了，就是要叫他跑不了。突然！殯宮火發，竟然將七個女婿都燒死了！。

這件事不知是什麼夙因？此人若不做那樣的噩夢，則他也不會躲避其他六人，他不避六人、則主人也不會鎖門，門戶不鎖，七人未必都會被燒死。神竟然特別以一場夢來誘他，致使火場中，竟無一得以脫逃！又，這七人同為此家的女婿，又同時而死！這又真的不知是什麼夙因了？七個女兒同生於此家，又同時成了寡婦，這大概也不是偶然啊！

## 有為為之

周密庵說了一個故事，他的宗族裡有個孀婦，獨自撫養一子，兒子十五六歲了。遇到一個父親攜著幼女逃荒，父女倆饑寒困憊，已經無以為繼，走不下去了！

父親說願將女兒送給人家為養媳，那女孩也是長相端麗，孀婦就拿了一千錢給女孩的父親，聘了那個女孩，父親還親手書寫婚帖，孀婦還留了女孩的父親住了一宿，隔日，女孩的父親就離開了。

女孩雖然孱弱纖細，卻是善於操作家務的女孩，井裡打水、杵臼舂米，也都能勝任，又工針線刺繡，家裡竟然藉以小康了。

還有那女孩服侍婆婆很貼心，總是能先意承志，照顧的無所不至；婆婆的飲食起居，她都經營周到，一個晚上，總是要起來三四次，侍奉婆婆。

婆婆病了，她更是日夜服侍榻旁，十天半個月都目不交睫，衣不解帶的看護，婆婆真心疼愛她，勝於自己的親生兒。

婆婆生病死了，女孩拿出數十金給她的夫婿，要丈夫買棺衾殮葬婆婆。

丈夫詰問她這些金子哪裡來的？

女孩低回良久，才說：「實話告訴夫君，我是避雷劫的狐女，凡是狐遇了雷劫，只有得到德重祿重的人庇佑，才可以免死。然一時也不易遇見，就



算遇見德重祿厚的貴人，身邊又都有鬼神呵護，一時間更不能靠近。

此外，只有早修善業，也可以免罪。然而，善業不易修，修小善業也不足以抵大劫難。因此，只有化身為夫君的妻子，忠實勤勉服侍婆婆，藉婆婆的庇護，得免天刑，所以，我想厚營葬禮，以求報恩，夫君還有什麼懷疑嗎？」

兒子本性孱弱，一聽妻子說了！大為驚嚇恐怖，竟然不敢再和妻子同居了。於是女孩只好泣涕告別，獨自離開了。

後來，每年遇節日，人們上墳祭掃之期，婆婆的墳墓上，必定先有焚燒過的紙錢和酹酒的痕跡，都懷疑是狐女所為。

這隻女狐還真是特別，用這種方法巧避死劫啊！牠並不是真的敬愛婆婆，而是有目地的行為，好比拜神邀神福佑一樣，但是牠相信，孝為德行之最高，所以還能避開雷劫。

### 乖崖還婢

聽聞有村女，年紀十三四了，被狐所媚，女孩每夜都與狐同寢，房間裡傳出笑語嫖狎，宛如夫妻伉儷。然而那個女孩也不會發狂性、也不像被惑，也不像生病，日常飲食起居一如常人，女孩甚是平安呢。

那隻狐時常送來錢米布帛，足夠村女一家之用，又為女孩備置簪珥衣裳，乃至於衾枕茵褥之類都一一完備，其所值超過數百金，女孩的父親也甚是安心。

就這樣又過了一年多，那隻狐卻忽然叫來女孩的父親，對他說：「我將要返回山中，你女兒的嫁妝奩具也都略微齊備，你可以快快為他覓的一個佳婿嫁了，我不再回來了。你的女兒還是處女完璧，以後可別說我始亂終棄喔。」

女孩早就沒有了母親，她的父親只能拜託鄰家婦人代為檢驗！果然。

這是我家鄉近年來發生的故事，家裡的婢媼輩們也言之鑿鑿，這竟與《夢溪筆談》裡寫的「乖崖還婢」故事略同。這是狐之媚人的故事中，前所未聞的事，也沒有像這一種狐魅的啊！難道這也是夙緣應了，夙債就應該償還的耶？

## 前事可勿論

楊雨亭說了一個故事，山東登萊之間近有個木工，他的兒子年紀十四五歲，長相甚是姣麗，送去鄉塾讀書，也頗聰慧。

有一日，孩子放學，他一人獨自從鄉塾歸家，途中遇了一個道士對著他



誦咒，少年隨即惘惘不由自主，隨著道士走了！

兩人走到了山坳裡的一處草庵，四邊都無人居，道士引著少年入室，又在對著他的臉相對誦咒。少年頓時覺得內心清楚明瞭，但是依然口噤不能發聲，四肢無力不能舉動。

又誦咒，少年竟然衣皆自脫！道士扶掖著少年躺於榻上，雙手撫摩偎倚，對他說著媒詞、調情一通，之後才脫去自己一身衣物，裸著身體靠近他！忽然，道士蹶起！坐起說：「我修道兩百多年，怎麼能被這個狡童敗去了呢！」

道士沉思良久，又復偃臥，躺到少年身側，將少年周身撫摸玩視一遍，慨然說：「如此美麗男孩，真是千載難遇啊，縱然會敗了我的道行，也不怕啊！我不過再煉氣個二百年，這又有何可惜的呢！」

道士奮身相逼！情勢已經萬萬無可避免之理，就在間不容髮之際！道士又掉頭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我辛苦了二百年，也是大不容易！」道士轉身下榻，呆若木雞般站著，隨即繞屋旋行，急急的像轉磨一樣！

道士突然抽出壁上的短劍，自刺其臂！道士的手臂頓時血如湧泉。道士欹倚呻吟，大約過了一頓飯的時間，道士擲劍呼叫少年說：「差點壞了你，我也差一點就壞了，現在都免了啊！」更對少年誦咒，那少年才覺得如解束縛，急忙起身披衣。

道士引他出門外，指著回去的歸路，轉身口吐火燄！將自己住的草庵給焚毀，轉瞬之間已經失去道士身影，竟然不知那個道士是妖？還是仙呢？

我說那些妖魅如果要放縱宣淫，也不是沒有顧慮的。況且那些隱居在深山裡的修道者，長年只和巖石同住，多年胎息，偶然的一念之差，魔障遂生；幸好這個道士，原本就道力深厚，所以才會忽迷忽悟，最後竟能懸崖勒馬啊。

老子稱：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」；若是已經見了！已經亂了，則非大智慧者不能猛省，非大神通不能忍痛割捨。這個道士，在欲海橫流，勢不能遏止的情狀，竟能毅然一決！以楚毒的痛苦斷絕了愛根，可謂是在地獄劫中，得證天堂之果啊。他的轉念行為可以效仿，有這樣的後果，那麼他之前的行為，則可以不論了啊。

### 標梅負氣

朱秋圃初入翰林院當官之時，租了橫街一處小宅邸，院子後有破屋數楹，用來貯存雜物用。有一日，他偶入內檢視，見到積滿塵土的壁上，彷彿有字跡，他拂拭諦觀，是細楷書寫得二首絕句！

其一曰：「紅蕊幾枝斜，春深道韞家。枝枝都看遍，原少並頭花。」  
其二曰：「向夕對銀缸，含情坐綺窗。未須憐寂寞，我與影成雙。」



墨跡黯淡，已經是多年前的筆跡了。又有行書一段，更是剝落殘缺。他玩味其中得句格，好似是一闕詞，只有末二句可以辨認，

曰：「天孫莫悵阻銀河，汝尚有牽牛相憶。」

也不知是誰家嬌嬌女，以詩詞寄意，感傷自己標梅已過，錯過了婚期。她竟然這樣不畏人知！還濡毫題壁，大書特書，這也未免太過放誕風流了啊！

我說：「這《標梅》三章，真的是女子自己寫的吗？」

朱秋圃說：「聽說過舊說，也是這事，但是我總覺得怪怪的。我憶起先儒曾有一說，說是女子的父母所作（案，這是宋戴岷為了隱其姓名的言語。），也或許是親近的人所寫的。」

倪餘疆聽了這些詩詞這件事，他說：「請詳細注意詞末的兩句，那是思婦的作品，是遭人撕去了大半內容的原因啊，你們兩位都失察了啊！」

隨後不久朱秋圃要揭換壁紙，在同一處又得了幾首詩，

其一曰：「門掩花空落，梁空燕不來。惟餘雙小婢，鞋印在青苔。」

其二曰：「久已梳妝懶，香奩偶一開。自持明鏡看，原讓趙陽臺。」

又一首曰：「咫尺樓窗夜見燈，雲山似阻幾千層。居家翻作無家客，隔院真成退院僧。鏡裡容華空若許，夢中晤對亦何曾？侍兒勸織回文錦，懶倩

心情病未能。」

竟然給倪餘疆說中了！

後來也將這些詩詞唸給程文恭先生聽，程文恭先生俯思良久，說：「我知道，可是我不說。」既而他又說了：「這些詩詞語語負氣，不見回答也是好的。」

### 變生肘腋

李漱六說了一個故事，有個佃戶，住家的房子就蓋在曠野裡。有一天晚上，聽聞戶外有大兵打仗的格鬥聲，全家大為驚駭！爬上牆頭去看，則是都沒有看見人群打鬥，但是戰聲如故，一直到雞鳴才停息。

家人都知道那是鬼鬥！第二天晚上，群鬼還繼續打仗！實在是太聒噪了！佃戶就找人來一起埋伏鳥銃，等到晚上群鬼打仗時，一起擊之！群鬼果然應聲啾啾奔散。

隨即在屋上屋下，有眾聲合噪說：「他們劫我為質，我們也去劫他們為質，我們曾經到社公那裡互控。但是那個社公憤憤無能，勸我們互抵息事，算了！可是我們都不肯就這樣算了，所以相約在此決勝負！」

至於我們打群架，關你們何事？你們竟然敢拿鳥銃擊我們！今天，我們



都來你家了，你敢舉銃則我們就去了，你把鳥銃放下，我們又會回來，你們能夜夜自守嗎？能從黃昏到天亮，都發銃不止嗎？」

佃戶想這些鬼說得也有道理，於是跪拜致歉，還準備了豐盛的酒食，燒了不少紙錢送那些鬼去，之後鬼戰之聲果然從此平息了。

不能不做之事，若你不做，那是失了機會；不能不除去之害，若是不盡力去爭，那是養癰成患。這鬼不干人，人反而去干預鬼事！當然鬼就有說詞啊，人們豈不是開門揖盜呢？

《孟子》有言，這鄉鄰若有互鬥的，就要急急跑去救助才好；可是若有疑惑的紛爭，那麼你就關起門來，不理也可以。

### 索命來了

舍人伊松林說了一個故事，有個人名叫趙延洪，生性伉直，嫉惡如仇，性請至為嚴厲，每每當面指責他人之過，毫無所避忌。

偶然見到鄰家婦人與年輕男人說話，居然馬上去告知婦人的丈夫。丈夫偵查這事是真的，就伺機等待，等候妻子和那個年輕男人私會時，將兩人同時斬殺了！還帶著兩人的頭顱去鳴官自首，官方依律，對丈夫既不判刑也不論罪。

過了半年，趙延洪忽然發狂了！他自己毒打自己嘴巴，還作鄰婦說話的女音腔調，說是索命來了，趙延洪到最後，竟然是咬斷自己的舌頭死了！

這蕩婦逾越禮法，誠然是有罪，然而也只有她自己的親屬才能捉姦，也只有她自己的丈夫得以殺之，她又不是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啊！

況且她所失去的，是自己一身的名節，所玷汙的，是一家的門風，她也不是那種神奸巨蠱、弱肉強食，或是虐燄橫煽，讓沉冤不能申雪的大惡人，或是會激出公憤的壞人啊。

律法有隱惡揚善之義，就算只是轉傳他人的話語，也已經傷了自身的盛德了。倘若我不殺伯仁，而伯仁卻因我而死，都還不免有罪惡感；況且趙延洪竟然直接告訴其夫！他是什麼意思？又存著什麼心思呢？這豈不是存心要激人發怒，必定要殺了她才好？難怪要被這個遊魂為厲，這並非沒有原因的啊。

觀察這件事，那也是經過半年，女鬼才來取命償值，這其中，那個婦人必定是請於神前，她來討命，乃是奉行天罰啊。然而這種以訐為直，固然不是忠厚之道，也不是養福之道啊。



## 通人之論

御史佛公倫，是我的父親姚安公的老友也，他曾說了一個故事，有戶貴家的家裡，一個傭奴因為遊蕩，被主人逐出了。那個傭奴失去依傍，銜恨主人入骨，竟然造作蜚語流言，誣衊原主人家帷薄不修，繪聲繪影的描述舊主人家裡種種兒孫私通父祖輩的姪人侍妾故事，他言之鑿鑿，一時間在市井傳佈開了。

主人家也稍有耳聞，然而卻無法叫造謠的人閉嘴，又無從與人答辯，家裡的婦女們也只能燒香拜佛，在神前吁嘆而已。

一日，那個造謠的傭奴與他的同黨坐在茶肆喝茶，他還對著客人縱談舊主人家裡的種種內幕，茶肆裡一時四座聳聽，忽然間，他大叫一聲！已經仆倒，趴在茶几上死了。

件件作來檢驗也沒有內外傷，只能以痰厥具報。官府為他斂埋，也只是薄棺土淺草草掩埋了。不久他的屍骨竟然給野狗啃食了！殘骸狼藉。人們於是都知道了，那是負心之報啊。

佛公天性和易，不喜聽聞他人之過。凡是家裡的僮僕婢媼，有說起舊主人家的故事者，他必定善遣出去，但是，他有鑒那個傭奴的口舌撥弄，造成的貴家的傷害不小。

他曾經對我說：「北宋初年，黨進將軍一聽說家人招了戲班子來，演唱平話，還演出韓信的故事（優人演說故事，謂之平話。《永樂大典》所載，還有數十部。」），他就立刻斥責，叫伶人戲班子散了去，有人問他原因？

黨進將軍說：『對我說韓信，必是對韓信也說我了，怎麼聽呢？』

歷代以來，人們都笑他憤憤，卻不知他實在是絕頂大聰明的人。他們只喜歡對人說韓信的故事，卻不想對著韓信們說的，又是什麼故事啊？那才是真正的憤憤啊。」這真是學識淵博、貫通古今的通人之論也。

## 泉州試院

福建泉州試院，在明朝時，是海防道署衙，室宇連棟，建築宏壯輝煌。然而卻在明季遭了兵燹，當時署衙裡的官員多遭到殺戮；又三年之中，學使按臨僅有兩次。諾大的試院空閉日久，鬼物遂多來聚集了。

阿雨齋侍郎說，曾經在黃昏以後，隱隱約約看見有古代衣冠人暗中來往，他隨即跑去察看，則是一無所睹。

在我按臨福建之時，當時的幕友孫介亭，也曾親眼看見有紗帽紅袍人，進入奴才們睡的室內，奴才們隨即遭了夢魘。

孫介亭是個膽大的，他對著窗睡罵，說：「你們生為貴官，死後還向著



僮僕輩們作祟，怎麼這樣不自重呢？」

奴才們忽然醒來，從此以後就不曾再見過那些孤魂了，大概那些鬼魂，就是棲住在這裡，想要驅逐這些奴才們出去，可是一經斥責，也自知理屈而停止了罷？

## 不能測

鄉里有風俗，每次遇人病篤之時，私下翦了他身上的衣襟一片，用熾熱的火焰焚燒。燒出來的灰如果有白文、斑駁如篆籀者，則病人必死；若無字跡者，病人即生。

又或者拿幾張大紙裁作袍子，在需要縫住的地方故意不糊黏，再以秤錘就著搗衣砧板上捶打。如果其縫綴處黏合了，病人必死，不黏合的，就會痊癒，即生。試之，十次有八九次都應驗，這種事，還真的不能測是什麼道理呢。

## 一念轉移

莆田林生霈說了一個故事，聽聞泉州有個人，忽然在燈下自顧其影，只

覺得那影子一點也不像是自己的形狀。他仔仔細細的審視，影子也是連身運動轉側，雖然好像是一一與形體相應，但是那影子卻是個大頭如巨斗，毛髮鬢髻、一如鳥羽蓬張，四肢手足，都彎彎鉤曲一如鳥爪，宛然是一知奇鬼之形！那人大駭，急急呼叫妻子來看，妻子所見也是相同。從此自是每晚皆如此，自己的人影像一隻鬼，家人都不曉得這是喻意何故？他更是惶怖！不知所為啊。

鄰家有個塾師聽說了，他說：「妖不會自興，都是因人而興。你是否私心裡有著惡念，導致羅剎來感應，現在竟然現形了呢？」

那人一聽，內心悚然！都服了，他說：「我實在是與某氏有著深遠的仇恨，很想親手殺了他全家，叫他們一家人都無遺種，還計畫著要逼他出走，去追隨鴨母王（康熙末臺灣逆寇朱一貴，結黨煽亂。朱一貴以養鴨為業，閩人都稱呼他為鴨母王）。今天竟然有這種變怪，可見這是神來警告我的嗎？我放棄了，不再陰謀，觀察您的說法子是否有驗。」

當晚，那隻鬼影隨即不見！這真一念轉移，立分禍福啊。

## 自侮

御史丁芷溪說了一個故事，以前在天津時，正逢上元節，有個少年在市



上觀燈。夜歸時，遇到一個少婦甚是妍麗，獨自徘徊在叉路，好像在等人，少婦美麗又衣香髻影，楚楚動人。

少年起初以為是失了同伴侶的游女，他用言語挑逗她來對話，她卻不回答；少年問她姓氏、住那裡？她也不回答。他懷疑這個少婦是出來與男人幽期密約的，只是所約會的對象遲遲沒到。

少年想個計策，就可以挾制她了，於是少年邀她到他家稍事休憩，少婦堅持不肯。少年強迫她，少婦也只好一起與他同歸了。

此時家裡女眷們的宴飲還沒徹，他就叫少婦雜坐在妻妹中間，聯袂共飲。少婦一開始還很靦腆，不久就漸相調諳，真是媚態橫生啊，她與他家中的妻妹們互相勸酬飲酒，很是愉快。

少年狂喜！稍稍流露出留宿少婦的意思，少婦則微笑說：「因為你不嫌棄，所以來暫借你家卸妝。我恐怕同伴們要久等了，所以不能久住。」

少婦起身解開身上的衣飾，脫下一身女裝衣飾，又將一身女裝捲束起來，長揖到地，逕自走了！

原來這個少婦乃是社中廟會裡做拉花的人（秧歌隊中作女妝的舞者，俗謂之拉花）。少年氣憤狂怒！追到門外想要打他。

鄰居們都聚來問緣故，當中也有人親見少年在路上強行邀人，當然不能

責備他夜入人家；還有人親見他在燈市唱歌的，這更不能責備他改妝調戲婦女了，竟然只能哄笑而散！那個少年真是侮人反而自侮啊。

## 無妄之災

老僕盧泰說了一個故事，他的舅舅某人，月夜裡坐在院中棗樹下納涼，見到鄰家女孩在牆上露出上半身，向他討棗子，他撲了數十枚給她。

女孩說：「我今日才回娘家，哥哥和嫂嫂都去守瓜田了，我父母也已經睡下了。」

她還用手指指著牆，斜眼睨盼，就下梯而去。

舅舅會意了！躡腳爬上牆看見了梯子，他料想女孩才下去，下面必然有几凳在牆內，他伸足試踏，一腳踏空！掉入糞坑裡。女孩的父兄聽見慘叫聲跑出來看！他被鄰居拿扁擔敲打，大受一番箠楚。

眾人都為他哀懇，他才得以免打了。然而鄰家女孩當日根本沒有回娘家，他這才知道自己被妖魅給捉弄了。

之前一篇的「挑達者戒」所記，騎牛婦人的故事，那還是農家子先去挑逗人家才被捉弄了，而這件事，竟然是沒有原因，這可以說是無妄之災啊。然而，若是女孩招他他不去，那隻魅又怎麼能施展這種伎倆呢？可說是他是



自找的啊！

## 見淵魚不詳

李芍亭說了一個故事，他的一個友人曾經住在一處僧寺避暑，那裡的禪室甚是清潔，卻拿木板將後窗封死了，他將臥榻放在窗下睡。一個月明的夜晚，枕旁有一條如指頭般的亮點，好像是透過牆板的微光。他懷疑牆後是僧人的密室，他趁隙戳開了木板後的窗紙，覷眼看，原來是一座空園子，用來厝棺的地方。

他心想，其間必定有鬼，因此側臥枕上，用一隻眼睛就著窗洞窺視。夜半果然有黑影幢幢，彷彿如人之來往於樹下。他仔細觀察，那些黑影還是大約能分別出男女，只是眉目不清不楚，他貼著耳朵就隙縫竊聽，但始終沒聽聞話語聲。

空園裡停厝的棺木約數十個，然而他所見的鬼只有少少三五隻，最多不會超過十隻。也許是時間久了，餘氣漸漸散了，還是已經入轉輪去投生了嗎？

如此過了一個多月，他都沒告訴旁人，那些鬼魂也都沒察覺。一晚，他見二隻鬼在樹後媒狎歡愛，距離窗下纔七八尺，形狀冶蕩之態，更甚於人類。

他不覺失聲一笑！兩隻鬼瞬間滅跡，第二夜他再窺視，則不見一鬼了。過了幾日，友人寒熱大作生病了，他懷疑是鬼為祟，於是就搬離開那裡，到其他處的僧寺居住。

這變幻如鬼者，也不免於意想之外，還是叫人得以見到陰私啊。所以說十目十手，絕不是虛語。然而比鬼還精明的人，竟也不免被鬼驅離了呢，這也是「察見淵魚者不祥」最好的解釋，知道他人最私密的事，終究不是好事啊。

## 冒替

大學士溫公鎮守烏魯木齊的時日，軍屯報，遣犯王某逃跑了！緝捕無跡。時間久了，微聽人說起，王某與另一個吳某都是閩人，一同被押解到哈密、辟展之間，可是王某在路途中死了，監送犯人的臺軍不通閩語，不能分別誰是吳誰是王。

吳某因此說，死者性吳，他則自冒王某的名子。一直到了所戍配的地方幾個月，就伺隙潛逃了！官府根據哈密的文牒，追緝王某，不追緝吳某，所以吳某幸能逃免，然而這件事並無其他左證，就算懷疑？也不能明白了，竟然從此無從追究啊。



軍吏巴哈布因此說了一個故事，他說有個賣絲者的妻子，長得頗有姿色。忽然得奇怪的疾病，整天只是昏昏睡臥，但是食量驚人！如此病了兩年多。有一天，她大聲嚎叫，身體僵硬一如屍厥。家人灌治一整夜，救醒後才稍稍能說話。

她說：「我的魂被城隍的判官所攝，他逼我做他的妾媵，然後攝了一隻餓鬼附在我的身體裡面。一直到某日，我的壽命到期了！冥官拿牒文拘召，那判官又囑咐鬼役，另外再去攝一隻餓鬼來充抵我。那隻餓鬼也歡喜能去轉生，願意替代。直到城隍庭訊，才察知這些偽狀，城隍於是將判官、鬼役都交付地獄去，遣我回來。」

沒多久，城隍廟裡的判官塑像，無故自碎！

那個婦人又活了兩年多才死，總計從她復生到再死，與她得了怪病到復生，日數都恰恰相符，城隍知道她過去的生命枉被掠奪，還是還了她應得的壽命啊。

然則這種移甲代乙的事，連冥司也有！這王、吳兩個流犯，冒替死人逃亡自有後果，這裡面只可惜少了城隍一判而已。

## 機械潛伏

李阿亭說了一個故事，很發人深省，他說灤州有一戶民家，家裡有狐佔據在倉中居住，也不太作祟，只是偶爾拋擲磚瓦，盜竊飲食而以。可是民家的主人卻請來術士劾治，殺了幾隻，還留下符紙，說：「如果再來，你就焚一張符紙。」剩下的狐果然移去，搬走了。

然而離開的狐卻時時幻形，變幻成為那戶人家的婦女，夜出與鄰家的少年狎昵，甚至幻變成他家的幼子形貌，與諸無賴漢同睡去。一時間大為傳播那戶民家的醜聲，那戶民家裡的人都不知道呢。

一日，那戶民家的主人到了佛寺，卻聽聞禪室裡有嬉笑聲傳出，私下戳個窗洞竊窺！竟然看見自己的女兒與僧人雜坐調笑。他憤恨至極，跑回家拿了把大刀！他的女兒從家中內室跑出來看，主人這才醒悟自己被狐所報復了！

主人再去找術士來捉狐，術士說了：「那些狐都已經逃竄了，不知跑哪裡去了啊。」

這狐魅的小小擾人，總是常有的，可以不必太理會了，即使理會了，找道士來治，也罪不至死。這戶人家，遽然叫人將狐族殺了！實在也是太過分了，難怪逃走的狐要銜冤報仇。雖然家裡還有符紙可依恃，讓那些狐不能再



回來了，但是狐的復仇手法，卻比人們準備好的防禦更加厲害。

這就好像是君子之於小人的關係了，君子的力量若不足以勝，固然會遭到小人的反噬；即使力量足以勝之，而小人的機械潛伏，變端百出，報復起來，也是很恐怖的啊。

## 信而見疑

嵩輔堂閣學說了一個故事，北京海淀有個貴家的守墓人，偶然看幾隻狗追逐一隻狐，那隻狐已經被咬的毛血狼藉。他看了可憐，拿起木杖打擊群狗，狗群於是散去，他提起那隻受傷的狐回去放在屋子裡，等牠休息夠了，再送去曠野放生了。

過了幾日，夜裡有個女子來守墓人的房間拜見他，那個女子容華絕代美貌極了，守墓人駭問她是誰？從那裡來？

女子再拜說：「我是狐女。前幾日遭逢大難，是你救了我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，今天來，是想為你拂枕席。」

守墓人想牠也沒有惡意，就接受了。他和那個狐女往來狎昵兩個多月，守墓人的身體卻漸漸病瘦，然而他依舊愛之不疑。

有一日，才要睡下，忽然聽聞窗外有人呼說：「阿六你這個賤婢！我療

傷才好些，還沒來來報恩呢，你怎麼可以冒托我名來魅郎君，還讓他生病了？你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，如果族黨中有人說我負義，叫我怎麼辯解啊？就算大家夥都會知道這是你做出來的惡事，而郎君救我，我竟然坐視他死，叫我又如何安心呢？我今天就帶著姊妹們來誅殺你！」

床上的女子驚起！想要逃，已經有幾個女人掀開門簾入內，一通粉拳把牠打死了！

守墓人被那隻美艷的狐女迷惑沉溺已久，對於牠被打死了是又痛惜、又憤恨，反而罵那隻狐女無良，奪走了他所愛。那隻狐女反覆陳述過程，守墓人始終不肯清省。還拔刀躍起！想要為那個狐女報冤，那隻被救的狐女才痛哭著跳牆跑走了。

守墓人後來對旁人說起這個故事的經過，還猶自恨恨地罵著。惋惜來害他的那隻狐魅之死，這就是謂的「忠而見謗，信而見疑」啊！

## 其中不足

董曲江前輩說了一個故事，有一個講學的老師，性情乖僻，好以苛刻的禮法限制規範學生和徒弟們的言行舉止。學生子和徒弟們都覺得太辛苦了，然而那個人在地方上，還頗有端方嚴謹的好名聲，旁人也不能詆毀，說他的



是非啊。

教室後有一片小菜園子，一夕夜晚，講學老師在月下散步，竟然見到花間隱隱有人影。當時積雨初晴，土牆有些倒塌，他懷疑是鄰居來偷摘蔬菜，竟然逼上前要去詰問！則竟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藏匿在樹後。

麗人跪著回說：「我是狐女，正因為畏懼您是正人，所以不敢靠近您，只能夜裡來折花。沒想到被您看見了，我乞求您饒恕我吧。」

麗人言詞柔婉，顧盼間百媚俱生。那位講學的老師看上她了，竟然挑逗和她說話，最後那個麗人也是宛轉相就。

麗人還說：「我能隱形，也能往來無跡。即使有旁人在側，也看不見我，不至於被你的學生、徒弟們知曉啊。」

講學的老師放心了，就與那個美麗的女人燕昵歡愛起來！兩人一直玩的天微亮時，講學的老師催促床上的麗人快走吧！

麗人說：「外面如果有人聲，我自能從窗隙處離去，你別擔心啊。」

隨即天大亮，曉日滿窗，受教的學生和徒弟們群集，都到了，那個女子仍然繼續垂帳偃臥，講學的老師心旌搖搖，還希望不被人發現才好！

忽然外面有人大聲說：「某嬖嬖來接女兒了！」

那個女子掀帳披衣逕出，氣定神閒的，大大方方的當眾坐下來，理一理

散亂的鬢髮後，起身斂衽謝說：「我沒攜帶妝具，這就回去梳洗沐浴，有空的時候再來訪你，討昨夜的纏頭金。」

原來這個美麗的女人是鄉里中新來的高級妓女，是學生和徒弟們私下找她來做這事，那個講學的老師大為沮喪，等到學生、徒弟們上完早課回家吃早餐時，他已經拿起衣裝遁逃了！這真是「外有餘必中不足」的最佳註解啊！

## 泉下況味

董曲江前輩又說了一個故事，濟南有個貴公子，妾與妻相繼歿了。

一日，那貴公子獨坐荷亭，似睡非睡之間，恍惚好像見到已經死了的姬人來。他以前素來憐愛這個小妾，明知她死了，卻也不太畏懼。

貴公子問她：「你怎麼可以回來呢？」

小妾說了：「鬼也有地界，土神禁止不許靠近人。可是今日和明日，正值娘子誦經的時期，連日放燄口，我得以回來領法食啊。」

問：「娘子來嗎？」

答：「娘子的獄事還沒完呢，怎麼能自己來呢？」

問：「施食無益於亡者，作燄口又有什麼益處呢？」



曰：「天心仁愛，佛法慈悲，賑濟人的佛天歡喜，賑濟鬼的佛天也歡喜。那是為亡者資助冥福，不是為亡者準備來生之食啊。」

問：「陰間泉下的況味像什麼呢？」

曰：「墮入女身是我的夙業，做你的侍妾是我與你有夙緣。如今業緣都滿了，只要靜待轉輪，也沒什麼大苦大樂。只是我缺一個小婢子驅使，你能為我焚燒一隻偶人嗎？」

那個貴公子懵懵然騰跳而醒。就姑且相信有這種事吧，他為小妾為作了偶人焚之。第二夜又夢小妾來，則她身邊已經有個一小婢女相隨了。

這種燒給亡者的紙人奴婢都是束草縛竹，剪紙裂縐，假合而成的，怎麼也能通靈呢？

想必是萬物也是天然成形的質地，自有精氣搏結其中吧，那怕是竹木紙布所做，也有還些許餘氣；但是形不虛立，如果長時間也能秉氣含精，雖然是年久而腐朽了，也會像蛭蠕以化生，芝菌的孢子遇到地氣而蒸化生長一樣啊。所以人之精氣未散的就成了鬼，布帛也有精氣，鬼魂穿上了也一如生前吧！

這些個紙馬僕婢是人造物，既有真如似的外型和質地，當精氣凝聚，以質為範，幻成相似的外形。舉火焚化成了渣滓，卻也不能燒化其中的菁英，

所以才會都成了灰燼了，還能有神聚幽冥之中吧，一如人死後，魄降而魂升的意思。

夏代作明器，殷代和周代都繼續沿用，這種事，是聖人之所以的知道真有鬼神的原因吧。

然而，我也聽說過那些貼著金釭、春條的紙人僕人婢女們，有些並沒住在紙做的佳城裡，還難耐墳墓裡的的闐寂，一隻一隻都跑出來彳亍夜行，被人們拿去投入火焰中燒了，燃燒時也微微聽聞咿咿嚶嚶的聲音呢。那很可能是被衰氣所召，妖以人興，還是有別的物之所憑藉呢（有個樊嫫嫫，曾在東光見過這種紙人作怪被燒之事）？

## 仙靈之宅

運使朱子穎說了一個故事，他說自己以前在四川敘永做同知的小官之時，由成都回署衙，偶然經過一處茂密的樹林子，叫眾人停轎小憩。他遙見遠處萬峰之頂，好像有人家，然而那山頂削立千仞，實在不是人跡能到的。正好身上攜有一架西洋望遠鏡，他就試著拿來來窺探，只見山頂有草屋三楹，向陽開著大門，有個老翁倚著松樹站著，另外一個幼女坐簷下，手上還拿著什麼物件，又好像似俯首正在縫補，柱屋好像也有對聯，可惜望遠鏡裡也看不



真卻。

隨即雲氣滃鬱，山嵐四合，就再也看不見了。後來他又再次經過那裡，茂林山麓依然。他再以望遠鏡窺之，只是空山而已。難道那是仙靈之宅，只因為誤被人見就搬走了嗎？

### 細瑣之事

潘南田的畫作有逸氣，然而他為人性情孤峭，總是在喝酒的時候，借著酒性罵人，落落然不合於時的一個人。

他偶為我畫作一幅梅花橫幅，我在畫紙上也題了一首絕句，曰：「水邊籬落影橫斜，曾在孤山處士家。只怪膠枝蟠似鐵，風流畢竟讓桃花。」當時我也只是寫下開他玩笑的句子。

後來我去從軍塞外之後，家中侍姬們嫌棄那幅梅花橫幅太過敝舊黯淡，竟然另換成桃花一幅。然則這些的細瑣之事，也好像都有著前定啊。

### 誤信與多疑

青縣的王恩溥，是我先祖母張太夫人的乳母之孫也。一日，他從興濟夜

歸回家，一路上月明如畫，他看見大樹下有數人聚飲，正是杯盤狼藉。

一個少年邀他入座，另一個老翁有些不高興，對少年說：

「素不相知，你別惡作劇。」

又正色對王恩溥曰：「你最好快走，我們都不是人，我恐怕小孩們對你不利。」

王恩溥大為驚怖，狼狽奔走，跑回家裡都快要斷氣了！後來王恩溥到親戚家去作弔唁，突然看見那個老翁，王恩溥嚇得倒地不起，只能連連驚呼：

「鬼！鬼！」

老翁笑著扶起王恩溥，說：「我喜歡喝酒，每天只怕是喝也喝不夠。之前正值月夜，和鄰里相邀一起喝酒，可是酒已經不多了。又正好遇到你來，我是怕多了一人喝酒，自己就少喝了啊，所以才詭言叫你離開。你竟然以為是真的啊？」

當時賓客滿堂，莫不絕倒。在座當中有一個客人目擊此事，時常向人說起。

另有一說，是說這故事的那一個客人，偶然夜過廢祠，見到數人正在轟飲，也邀他入座。他直覺酒味有異，心裡還在懷疑，竟然被群鬼擠入泥淖中，那些喝酒的人頓時化磷火熒熒散去。東方漸白，有耕者走過看見了，才將他



救出，客人被救了出來。因此嚇破膽了，這時翻然想起，懷疑王恩溥所看見的是真鬼。後來他也在中途遇見過那個老翁，他竟然不敢和他說話。這個故事是表兄張自修所說的版本。

戴恩詔則說：「真實是有此事，然而所傳說的故事倒置了。是那個客人先遇到鬼，是王恩溥聽說了。等王恩溥偶然在某夜經過某村，又遇到一個多年沒見的老友邀他共飲，王恩溥懷疑老友已經死了，嚇得絕裾奔逃。後來再到姻家又再相遇，王恩溥說他是鬼，被罵得很慘。」

這幾種版本的鬼故事，都沒被證實那一個是對的。然而由張自修所說版本，就知道不可以偶然經歷一事，就說事事都一樣，以致於失於誤信；由戴恩詔所說的版本，也可知不可以偶經一事，也認為事事皆然，反而敗於多疑啊。

### 自墮家聲

李秋崖說了一個故事，一位老儒家中有狐，居住在空落的倉庫中。三四十年未曾為祟，時常與人對話，也頗知書。或邀牠來飲酒也肯出來，只是不見其形貌而以。老儒歿後，他的兒子也是儒生，也與狐酬酢如其父一樣，可是狐不太願意回答，時間久了還漸漸出沒，肆意擾擾。

那儒生也是在家設帳教書，還兼差為人寫訟牒訴狀。凡是他所批的課文，都不會遺失；可只要是作訟牒寫訴狀，則一開始起草，紙張動輒碎裂粉碎，或是從他手中抽走毛筆。

且凡是學費收入，都毫釐不失；可凡是刀筆所得，那怕是鎖的嚴密，動輒就被盜去。家裡凡是學子出入，都很平常；凡是要訴訟的人來，就會被瓦石擊頭，血流滿面，或是在屋簷邊說話，對著眾人說出來人的陰謀。儒生覺得辛苦。最後只好請來道士劾治家裡的狐，道士登壇召將，把那隻住在倉庫裡的狐攝來了。

狐侃侃辯解說：「他的父親不以異類看待我，與我交情至厚，我也不以異類而自外，視他的父親如兄弟。」

現在，他的兒子自墮家聲，竟然作出種種惡業來，不死不肯停止。我不忍坐視啊，所以阻撓他，想叫他改圖他業。所拿去金錢都埋在他父親的墳墓中，只等著將來他失敗了，再拿出來周全他的妻兒子女啊，我實在也沒別的想法。沒想到被煉師您見之譴責，要死要活，我只能聽命了。」

道士馬上起身下座，對著狐再三作揖，握拳說：

「假使我有亡友也有這種兒子，我也做不到這樣啊，不因為我不能，恐怕能這樣做的人，也是千百中無一二人啊！這種義舉，竟然能出自於你們狐



族。」

道士也不想主人道別了，嘆息著離開。

那個儒生兒子啊，愧不自容，發誓停止替人寫訟牒訴狀，不做刀筆事業，後來竟然得高壽終老。

### 多金何為

乾隆一、二年，歲次丙辰、丁巳年間，戶部員外郎長公泰家裡有個僕婦，年紀約二十多歲，中風昏眩，氣息奄奄如縷，到了晚上竟然氣絕死了！次日，才將她的屍體放入棺材裝斂，她手足忽然動了！漸漸能屈伸，接著竟然起坐，問：「這裡是何處？」

眾人都以為是她還在說謊語胡話，可她隨即環顧視室中，好像有些省悟，只是一直嘆氣，默默無語。從此，僕婦的疾病痊癒了，然而觀察她的言語、音調和行步，都像個男子，她也不會自己梳髮沐浴。

她看自己的丈夫好像陌生人。丈夫察覺有異，細細逼問她，她才說：「我本來是個男子。數日前死了，魂到了冥司，冥官檢算我陽壽未盡，應該謫為女身，就命我借這個婦人的屍體復生。當時我只覺得睡去了一會兒，倏如夢醒，醒來已經臥在板榻上了啊。」

再問她姓名和籍貫住家，她堅持不肯說。只是說：「事已至此，又何必問我前世的事呢？」做丈夫的也不再苦苦追問了。

起初她不肯與同為僕人的丈夫同寢，後來也無詞拒絕了，只好委屈順從。然而每次與丈夫行房後，就要飲泣到天明。有時候丈夫也會聽見她自言自語的說：「讀書二十年，作官三十多年，竟然要忍恥受奴子的羞辱耶？」

她的丈夫又曾經聽她說夢話，囁語著說：「積存了那麼多金銀，只是徒然供兒輩享樂，多金又何為？」丈夫把她叫醒來問，她總說沒有。

知道這件事的人總是深深避諱著，或是置之不理。

主人長公也厭惡下人說神鬼怪事，嚴禁家人討論，更不准傳說，所以這個故事不太為外人所知，然而也頗有人聽說過這怪事。

又過了三年多，那個僕婦終於鬱鬱病死了，至今還不知其她的前身是誰人。

## 各自所取

先師裘文達公說了一個故事，有個郭生，性情剛直又自負其氣。偶然在中秋節與朋友們飲宴集會，期間與朋友們談論鬼神，他說自己不怕鬼！眾人請他夜宿某凶宅來檢驗，到底他怕不怕鬼？郭生慨然仗劍前去凶宅往下。



那處宅子大約數十間房間，秋草滿庭院，室外荒蕪室內蒙翳，都是浮灰、泥土蜘蛛網。他關起門來獨坐，四下寂然無聲，也一無所見。四更鼓過後，有個人來站在門口，郭生奮劍欲起。來人揮袖一拂！郭生覺得身體僵直，也說不出話來，感覺有如夢魘，然而心裡仍然清楚明白。

那人說話聲音猶如銅磬，他說：「你是個真豪士，然而卻為人所激，才來這裡。好勝是常情，我也不怪你。既然你來了，本應該稍稍盡賓主意，然而今日是中秋佳節，眷屬們都出去賞月了，況且於禮，還內外有別，實在也不想讓你見家眷到。」

可是現在又是夜深，你也沒地方去，這樣吧！想要請君入甕，希望你別嗔怪啊；還有些酒水豆肉，聊以破悶，也希望你别嫌棄。」

遂有數人來，抬著郭生放到大荷缸裡面，上面蓋上方桌，再壓以巨石。隨即眾人隔著缸笑語雜沓，約有數十個男人婦女，呼酒猜拳吃食飲啖，郭生坐在大荷缸裡——可以分辨。忽然，他覺得酒香觸鼻，郭生在黑暗中摸索，有一壺酒、一隻酒杯和一小盤菜，橫擱著筷子一雙。他才正苦於饑渴，姑且就吃了！

後來又有幾個童子繞著缸唱豔歌，有人扣缸說：「主人命我們娛賓。」歌詞唱曲也是靡靡可聽。

過了很久又扣缸說：「郭君你別怪罪啊。大眾皆醉了，不能把巨石拿開。你就且姑耐啊，你的好朋友們快來了。」他說完話，房子裡竟然就沒聲音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郭生的朋友們來見大門不開，懷疑有變，爬牆進入。郭聲一聽有人聲，就在缸內大聲號叫，眾人竭力移開巨石，他才得以出來。郭生描述所見所聞，眾人莫不拊掌大笑。看缸中的器具，都似曾相似，好像是自家的東西。

郭生回家問家裡人，家人則說，昨天晚上家人一起喝酒吃飯，誰知道那些酒肴杯盞都不見了！郭生這才大罵，再去凶宅取回。

這些鬼魅也太狡獪了啊，然而這事聽著叫人好笑不使人發怒，當郭生出甕時，就算是被捉弄了，他也只是啞然失笑，真的是惡作劇啊。

我從容的說：「這是捉弄人為戲啊。」

說到捉弄人，以前我到秦隴間作客，聽說有個少年追隨塾師在山中讀書。相傳寺樓裡住有魅怪，時時出來媚人。少年心想，那些狐女必然絕色豔麗，於是他每晚都跑去樓外禱以媒詞，希望有所豔遇。

有一夜，少年徘徊樹下，見有個小丫頭來招手，他心知狐女來了！躍然相就。

小丫頭悄聲說：「你是明白人，我也不必囉嗦。我家娘子很喜歡你，這



是何等大事呢，你公然來致詞祝禱！致使我家主人很氣你啊，可是你是貴人，他也不敢作祟，只能嚴厲約束我家娘子。今晚，幸好主人出去了，娘子叫我來私下招你去，你最好快跟我來。」

少年隨之而行，他只覺得來到了美人深閨，到處是彎彎曲曲的走廊，已經不是寺院內的舊門徑了。小丫頭帶他到了一個房間，只見房門半開，裡面雖無燈火，但是隱隱約約的能看見牀帳。

小丫頭說：「我家娘子初次與你相會，覺得靚靚，已經躺臥帳內了。你只要脫了衣服，直接上床，千萬別說話，恐怕給其他婢女聽見。」小丫頭說完，逕自走了。

少年喜不自禁，真的脫光衣服，遽然揭開床上的被褥，一把將床上的人擁於懷中，親吻不已。

床上那人驚起跳下床榻！大聲呼叫。光溜溜的少年站起愕視，竟然所有的房間都不見了！是自己的塾師睡在簷下乘涼也。

塾師大怒！拿藤條來毒打這個少年學生。少年不得已只好吐實，被塾師斥逐，這才是真正的惡作劇啊！

先師裘文達說了：「那個郭生是仗恃客氣，所以僅僅被鬼魅欺侮；這個少年是心懷邪念，所以被鬼魅陷害了。善惡都是這兩個人的心思，妖魅怎會

有善惡呢。」

### 篤志事親

李村有個農家婦，每天早晚擔飯食到田地裡給丈夫吃，每次出去，總是看見有個女子隨行左右，她問同行的其他人，則都說不曾看見，農婦心生大恐怖。

後來那個女子漸漸隨她回家，然只是常在院中行走，或在站在牆角，也不會進入寢室。農婦若向前逼視，她隨即退走；農婦一返身，她就又回來。農婦知到來的是冤家，因而遙問她是誰？來這裡要做什麼？

女子說：「你前生與我，都是貴家的妾侍，你嫉妒我受寵，誣賴我奸盜，害我幽死，今天我要來索取償還。可是你今生卻是個順公婆的媳婦，平時總是有善神保護我不能靠近，所以我要日日相隨。然而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我也萬萬沒有放棄相報的理，你倘若能為我作一次道場超度我，我就能去轉輪投生，你我也可以解冤了。」

婦人說自家貧困，做不起超渡法會。

女子說：「你說窮，也是實話，若能發念誦佛號萬聲，也是可超度我的。」  
婦人問：「這樣怎能超度鬼魂？」



女子說：「常人誦念佛號，有口無心，佛也不聞，只有特別專心的人，念念如對佛，可那也只是安定自己的心而已。若是有忠臣孝子念佛號，誠感神明，一誦佛號，則聲聞三界，所以其力與僧人聚集拜經懺同等功效。你是孝婦，我知道必定有應啊。」

婦人如女鬼所說的，發心持誦念佛，她每誦一聲，則見女子一拜，直至滿萬聲，那女子就不見了啊！這個故事，在鄉里間的故老們之間時時傳說著。故知篤志事親，勝過信心禮佛。

### 誰信

又聽說窪東有個劉某，母親疼愛他的幼弟，劉某也是疼愛弟弟，更甚於母親之愛兒子。弟弟罹患痼疾，母親憂心，廢寢忘食。

劉某費心經營療治，甚至賣了自己的兒子供給弟弟醫藥，劉某曾對妻子說：

「弟弟若是不救了，則母親的性命也是可慮，不如讓我死了吧！」妻子也很感念，將嫁時的舊衣賣了換醫藥，也毫無怨言。弟弟病重快死了，劉某夫婦晝夜泣守病榻。

有個乞丐，夜裡睡在土神祠，聽見鬼說：

「劉某他們夫婦兩輪留守著弟弟，病房裡神光照爍，一時也不能進去，這樣會違反冥界的期限，怎麼辦？」

土神說：「兵家有聲東而擊西的方法，你知道嗎？」

第二日，他的母親在灶下燒水突然中惡！夫婦倆急忙跑去看，則母親甦醒，弟弟卻斷氣了啊！

這是那隻鬼設計取了弟弟去啊，後來，劉某夫婦都活到八十多歲才死。

奴子劉琪的女兒嫁在窪東，聽鄉里間的老人家說：

「劉某除了侍奉母孝順以外，凡事憨憨，蠢蠢如一牛。如果有人對劉某說誰家的人忤逆自己的母親，劉某總是掉頭說：『世上怎麼會有這種人？人怎麼會做這種事？你別造謠言！』劉某就是這樣的癡，鄉里人都傳為笑柄。」人們卻不知，這是天性純摯的人啊！劉某直以為盡孝是自然之道，貫徹到底，竟然讓其他人有所懷疑啊！

元朝人王彥章的墓詩寫著：「誰信人間有馮道」，即是說這個意思啊。

那個長樂老馮道的一生，曾侍奉五朝、八姓、十三帝，有不忠的惡名，但是他也是個品行純厚，不恥清貧，侍親至孝、為學勤勉的人呢。



## 翰林院的鬼

少司馬景介茲，做翰林之時，齋戒宿在翰林院的清秘堂（此因乾隆九年，歲次甲子十，御題「集賢清秘」額掛在那裡，翰林院的人相沿稱之，實際上沒有這個堂名。）。

當時正是積雨初晴的夜晚，天際黯淡沒有月光，他獨坐廊下，聽聞瀛洲亭中有人說：「今日樓上看西山，這才明白杜牧的『雨餘山態活』詩句，真是神來之筆啊！」

一人說：「此句佳在『活』字，又佳在『態』字烘托出活字。若是作山色、山翠來寫，則興味意象都要失色了啊。」

景介茲以為是同僚博晰之等人尚未睡，在池上納涼說話。景介茲叫著他們的名，也沒聽到回答，他推開門戶看視，闔無人跡。

次日，景介茲將這事告訴給博晰之聽，博晰之笑著說：「也只有翰林院的鬼，才能說出這種言語啊。」

## 奪舍換形

佛家能「奪舍」，道家能「換形」。奪舍者，是托孕婦懷胎來轉生當人，

換形者，是修練者的血氣已衰，可是一生修練的大丹還沒成就，於是要借一個壯盛之軀體，與他的老舊身體互換！繼續修練，狐也可以這樣做。

族兄次辰說了一個故事，有一個名叫張仲深的人，與狐友好，偶然間問起狐友的換形修練之術，

狐說：「一開始要煉幻形，道力漸深則煉蛻形，蛻形之後呢，就可以換形了。有一些凡人，本來是癡傻的人，忽然變的伶俐了，伶俐的人忽然變得顛狂，或是一開始也不學仙的人，竟然愛上服餌導引之術，人們都會奇怪，他們的性情大變，變得異常，殊不知都是魂氣已經離深了，被狐附在體內而生也。」

狐既然換成了人形，就會歸入人道，不再能幻化變異，或是飛騰隱形了。狐就此以後繼續精進，則與人之修仙相同，當然證果比較容易；

如果此時，狐也與人一樣，愛上聲色之娛，或是貨利貪財，也會嗜慾牽纏不休，則與人之惑溺墮落相同，此時要墮入輪迴就更快了。

所以，除非是道力堅定不移的狐，大多不敢輕涉人世間的因緣，就是恐怕自己浸淫其中而不自覺啊。」

這隻狐友的说法好像也很有道理，所以說，人欲之險，真是太可怕了啊。



## 中暑之見

朱介如說，自己曾經因中暑眩目昏倒，歡然覺得自己身在曠野之中，涼風颯颯然，很爽快，然而放眼四顧都無人，也不知要往何處去才好。此時，遠遠的看見有數十人向前行過，他姑且也隨著人群走了。

走到了一處公署衙門，他也隨著眾人進入。見到大殿閣寬宏敞亮，左右都是長廊，有吏役奔走，好像有大官要來坐衙的樣子。其中一吏，突然握著他的手說：「你怎麼到這裡來了？」

朱介如一看，竟是亡友張恒照，他這才醒悟自己到了冥司，就告訴他自己迷路了！

張恒照說：「這生魂誤到冥司，往往也是有的。王見了也不會怪罪，然而也未免要問一問。不如就和我坐在廊屋，等到放衙，我送你回去，我也想要欲略問些家事。」

朱介如才剛入坐不久，王已升座。他從窗隙竊窺，見同來的數十人，依次上前庭訊，說什麼也不太清楚，者是其中有一人，昂首爭辯，看起來好像不服罪。

王舉起手，揮一揮衣袖，大殿左邊忽現出一面超大圓鏡，周圍約一丈多，鏡中現出一個女子，被反縛受到鞭打的影像；隨即似電光一瞥，又現出一個

女子，悲傷忍淚、橫陳床上的模樣。那個人伏身叩頭說：「我認了。」隨即被台階下的小吏拽了出去。

過了很久才放衙，張恒照就問朱介如，子孫們的近狀，朱也略說一二。

張恒照聽煩了，揮手說：「別再說了，徒然擾亂心思。」

朱介如因問：「剛才所見到的，是業鏡耶？」

張恒照：「是啊。」

問：「一向是有影必有形，如今沒有形，而現出影，怎麼做到的呢？」

張恒照：「人類的鏡子可以照出自己的外形，神的鏡子是照心。人作了一事，心裡都是自知的；既然自己都心知了，即是心裡記錄著有此一事；心裡有了此事，那麼心裡也會有此事之影象，所以神鏡能一照，而原形畢現啊。人若是無心作過，心裡本就不自知，所以照著也看不見。那是心裡沒有那回事的記憶，也就沒有那件事的形象了。冥司裡斷獄，唯有以有心、無心來分別其中的善惡，你要認清才好。」

朱介如又問：「神鏡怎麼能照心呢？」

張恒照：「心不可以見，因為那是物與形都還在。可是人死了，體魂已經分離，只存著性靈。神識不滅，就如同燈火熒熒。外面的光都無法遮蔽了，於是內光虛明，照的內外瑩澈洞開，所以一切纖芥必然呈現，都會被看的清



清楚楚，所以每一個記憶都能被神鏡照見。」張恒照一說完，遽然拽著他走。朱介如只覺得此身忽高忽下，如同隨風的敗葉，倏然驚醒，則已經躺臥在床上。

此事是在乾隆九年，歲次甲子的七月發生的事，同學們還奇怪朱介如要來參加鄉試，竟然還遲到了，他才將這個故事說了。

### 節婦詩

東光有位馬節婦，與我的妻子馬夫人同宗族。年紀未滿二十歲就守寡，家裡既無公婆也沒有兄弟，更無子女。馬節婦艱難困苦，坐臥一間破屋之中，以洗濯和縫紉養活自己，窮到賣鍋買米粟，只能撿拾破瓦盆以代替煮飯的鍋子。她活到了八十多歲，壽終。

我曾為《馬氏家乘》寫序，然而馬節婦的丈夫之名字，與她母族之族氏，都已經被遺忘了很久了。

相傳馬節婦在十一、二歲之時，隨著母親到外祖家。外祖家一向有狐，夜裡擲瓦石擊中她的房間窗戶，家人馬上就聽聞屋上厲聲說：

「裡面住著貴人，你們別找死啊！」

然而馬節婦竟然以民婦終其一生，這難道是《孟子》所謂的「天爵」嗎？

（指高尚的道德修養。因德高則受人尊敬，勝於有爵位之人。）

先師李又聃先生曾與馬節婦同為鄉里，曾經為她作詩：

「早歲吟黃鵠，顛連四十春。懷貞心比鐵，完節鬢如銀。

慷慨期千古，凋零剩一身。幾番經坎坷，此念未緇磷（即形容馬節婦年紀輕輕開始守寡時，家裡還有田產數畝，就有想要逼她再嫁的人來侵占欺侮她，還都將她的田產奪了。）。

震撼驚風雨，搗呵賴鬼神（有一年，連續下了十幾日大雨，鄰家新造的房屋都倒了，馬節婦的破屋裡，只有支柱稍微傾斜，竟然無恙。）。天原常佑善，人竟不憐貧。

稍覺親朋少，羞為乞索頻。一家徒四壁，九食度三旬。

絕粒腸空轉，傭鍼手盡皴。有薪皆掃葉，無甌可生塵。

顰面真如鵠，懸衣半似鶻。遮門纔破薦（馬節婦家的門板破碎不能再修了，她拿破草蓆代替門板十餘年。），藉草是華茵。

只自甘饑凍，翻嫌話苦辛。偷兒嗤餓鬼（夜裡有盜賊經過馬節婦的屋頂上，節婦呼問，盜賊大笑說：「我怎會進到你這個餓鬼家啊！」），女伴笑癡人（有同巷的貧婦再嫁到富室，那個女人回娘家時，穿著華服，故意走過馬節婦身邊說：「看我享用的，你這樣辛苦豈不是大癡耶！」）。



生死心無改，存亡理亦均。喧闐憑燕雀，堅勁自松筠。

伊我欽賢淑，多年共里閭。不辭歌詠拙，取表性情真。

公議存鄉校，廷評待史臣。他時邀紫誥，光映九河濱。」

這首先節婦詩，是李又聃先生在乾隆持十七年，壬申歲公車上京時，在我家時所作的詩。當時馬節婦還健在，所以才會寫「顛連四十春」。

詩格很像是白居易的意境。我在此敬錄，一來昭示節婦之賢，二來保存先師之遺墨。

後來外舅馬周錄見了此詩，割腴田三百畝，為馬節婦立嗣，且為她請皇家旌表。這也是一首詩的諷諭之力啊！

### 仙詩由來

我從軍西域之時，不時要草奏草檄，文書案牘日不暇給，就不再吟詠詩句了。有時候得了一聯或一句，也都是境過輒忘。《烏魯木齊雜詩》一百六十首，都是我在歸途追憶而成的，不是當日寫就的。

有一日，功加毛副戎對我們自述他的生平，不免惆悵懷念今昔不同，我偶為他賦一絕句，寫下：

「雄心老去漸頹唐，醉臥將軍古戰場；半夜醒來吹鐵笛，滿天明月滿林

霜。」

功加毛副戎不解詩，我也沒有留下存稿。後來是同年的楊逢元來找我，我偶然說起這首詩。也不知何日，楊逢元登上城北的關帝祠樓，竟然戲書寫於關帝祠樓的牆壁上，寫了也不署姓名。正好也有有道士經過看見那首詩，遂傳說是仙人之筆。

我是畏懼人來求詩的，而楊逢元也是怕人求字，都不肯承認那是我的詩、他的書法。朋友們又都稍微知道我是能做詩，卻是書法不好，而楊逢元是書法精妙，卻不擅長做詩的人，所以也都不曾懷疑我們倆，竟然差點被傳說為古人的詩、書了。直到我在乾隆三十六年，歲次辛卯返回京師時，在祭祖時候，才對對眾人說起，人們聽說了，竟爽然若失。

在南宋時期，閩人林外在西湖題詞，被誤傳為仙筆，元朝的王庭筠（王庭筠，字子端，金河東人，自號黃華老人。）黃華老人曾將那首詩刻在山西，後人又摹刻於滇南，誤傳為仙人之筆。然則這些書法特佳、詩句優美的所謂的仙詩啊，大多都是此類的作品吧。

## 贍養選人

圖裕齋前輩說了一個故事，有個選人去游釣魚臺。當時西頂有社會，一



時郊外游女如織。

黃昏時，車馬漸稀，有一個女子左手抱著小兒，右手拿麼波浪鼓，迎面裊裊而來。見了這個選人，舉起博浪鼓一搖，選人一笑，那女子也是一笑。

選人原本就是個狡黠的男人，他端詳那個女子的裝束很像是貴家，然而抱子獨行，又像似個村婦，蹤跡詭異，他還懷疑她是個狐魅，但是他還是追逐她，和她絮絮說起話，女子也微露出自己的身世，她說是丈夫死了，孩子還幼小。

選人笑著說：「妳別多言，我也是知道到妳的，但是我不怕。只是我窮，聽說你們這一族能致財多金，若是能贍養我，我就隨你回去。」

女子也笑說：「那就隨我回去吧。」

選人到了那個女子的家，房屋也不甚宏壯，但是頗為清潔華麗。她家裡也是有父母姑姐妹同住，但是彼此都意會，也就不必再介紹自己的氏族了，那一家人也只是和選人獻酬款洽而已。

飲宴完畢，選人和女子一起上床睡，那女子備極嫵婉真是可人。選人第二天就入城攜小奴和家當，搬到了女子的家裡去，同住一起也頗相安。

只是那個女子冶蕩無度，選人每夜奔命演出，身體都快被榨乾了。女子又漸漸支使他，叫他拂枕簾塵、鋪棉被床具，侍奉她梳洗沐浴、梳頭理衣

裳……，還要灑掃房屋內外，以至於送煙筒、端茶上茗碗的雜役，也要他做。久了連家裡其他的姐妹們，也都調諢指揮他，視他如同僮婢一樣。選人因為耽溺女子的美色，還貪利她家有錢財供養他，他也不能拒絕。直到有一天，竟然使喚他去洗廁所倒便桶，選人不肯。

女子不高興的說：「事事都如你意，你怎麼就不肯隨我意呢？」

其他諸女也都偏幫著女子誚責選人，從此以後，雙方就漸漸的不高興了，事事相忤都要嘔氣。接著那個女子時常夜出不歸，都說是親戚留宿等等。有時候家裡也會有客人來，又多說是中表親戚，家裡每天嬉笑宴飲，或是彈奏琵琶唱小曲，卻嚴禁選人到客廳去看，或是靠近，選人又氣又憤怒，女子也生氣不高興了！

女子且笑說：「不這樣做，金帛錢財要從何處來呢？要叫我我閉門謝客也很容易，但是一家三十多口人的一應所需，都要你來供給，你能嗎？」

選人知道是不可留了，攜著小奴入京，租房子住。次日再要回去，則那處房屋已經變成廢墟，荒煙蔓草，沒有人在裡面了，連他自己的衣裝細軟都失去了。

選人本來帶著數百金來京城裡等候選官，也善於治生，當時他的衣裝頗為檻縷。忽然變成穿著華麗，認識他的人都覺得奇怪。直到他說被贅為婿的



情狀，認識他的人就不疑了。可是他又變回了檻縷狀，竟然自諱都不敢說了。是後來小奴私下泄露了他的是，人們才都知道了。

曹慕堂宗丞說：「這隻狐魅一家竊逃了去，還有些人理。則我見過的，有比這一家還要過分的都有啊。」

## 一女兩賣

武強張令譽，是康熙五十六年，歲次丁酉的舉人，劉景南先生的丈人。他說了一個故事，有一個選人買了一個姬妾，聘金不多，媒人只說是她的母親非常愛女兒，每個月只能在家十五天，另十五天回娘家住。選人很喜歡姬妾的美色，況且她這樣廉價，竟然委曲答應了。

後來也有另一個選人也納了姬妾，約定也是一樣，起初選人不肯，媒人就舉出前一位選人為例。他去詢訪確實，也是委曲答應了。

這兩個選人本是同年，有一天相聚，說起這種事，前一位選人忽然省悟說：「你家的阿嬌，都是上半個月回娘家？還是下半月呢？」

曰：「下半月。」

前一位選人大悟，忽然引著同年選人進入內室看，姬妾果然是同一人也。原來那個姬妾第一次賣身之時，已經預留了再賣一次的時間了。

張令譽是個淳實的君子，也沒必要編出這個故事。人們都知道，那是京師賣女之家的手法，雖然變幻萬狀，也必定只能欺騙那些外來的選人不懂，所以其手法一時也不會敗露。況且每個月準時回娘家，已經是不近事理的事情，而女子又不時往來於兩家，豈不會有人說出這種怪事呢？

這種一女二賣的手法，是必敗之道，狡黠的人斷不會出此下策。這也許是傳聞失實，是張公誤聽了嗎？然紫陌看花，動多迷路，人世間的飲食男女多了，才會造作出這種故事，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啊。

## 無心湊合

朱青雷說了一個故事，李華麓在京師，用五百金納了一名姬人。不久因其他事，他要去天津幾日。返回京師之日，途中遇見了一個友人，李華麓下車為禮。遙見自己家的姬人與二個媒婆同車馳過，李華麓大駭愕！

而姬人好像也看見了李華麓，卻又好像不認識他，李華麓恐怕這是誤認，但是又想那個女人身上穿的新衣繡衫，是之前自己所新製的，他更加懷疑了，於是草草與朋友話別。一回到家，則姬人還在家裡，李華麓一見到她即問：

「你先到家了嗎？媒婆們又將你嫁到何處了？」



姬人神色倉皇，不知怎麼回答好。李華麓大怒！遣了家裡的書僮去叫她父母來領女兒回去。姬人的父母狼狽而至。她的妹妹聽說姐姐有變，也一同前來。才一入門，李華麓見她竟然就是車中的女子，身上穿的繡衫是向姐姐借的，還沒脫換。

原來她小姐姐一歲，容貌也略為相似。李華麓剛才還在家生氣，跳跟如虢虎，一見到了來的女子，省悟了，嗒然若失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

姬人的父母一再詢問他相召的意思，李華麓才敘述誤認之故，深深自責。父母也都說明，自己才要賣掉次女，先借姐姐的衣服穿上，隨著媒婆一同前去的事。

李華麓問：「賣價多少？」

則說：「三百金，可是對方沒有答應啊。」

李華麓很不好意思，急忙開箱篋取了五百金放在几上說：

「與你姐姐同價，可以嗎？」

這件事頃刻議定了，於是留下妹妹，就不讓她回去了，當晚妹妹隨即與李華麓之同衾。這風水相遭，是無心湊合啊，也算是一場佳話吧。

## 捋虎鬚

劉東堂說了一個故事，狂生某人，生性真是悖妄，自持才高，不時詆古罵今，都以為自己高高在上，目下無人。若有人指摘他的詩文一個字，他就銜恨入骨，有時候甚至為此互相毆打。

正值河間歲試，學子們同住在一起的十數人，有相識，有不相識的。夏天夜裡同學散坐庭院納涼，那個狂生縱意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，眾人怕了他的伶牙利齒不肯饒人，大都緘口不答。

只有樹後坐了一個人，竟然抗詞與他辯論，連連為難他的說詞，狂生理屈詞窮。

怒問：「你是誰？」

暗中應答說：「我！焦王相也。（河間的宿儒。）」

狂升駭問：「你不是才死不久耶？」

笑應著說：「我如不死，怎敢捋虎鬚耶？」

狂生竟然跳擲號叫，癡狂的繞牆尋覓，只是聽他笑聲吃吃，或在樹梢，或在簷端而已。



## 狂且治水

王洪緒說了一個故事，鄭州築堤之時，有個少婦抱著包袱在堤上行走，好像很吃力的樣子，少婦就著柳樹下暫時休息。當時傭作的工人有數十人，也都散憩在樹下。

少婦說：「我從娘家歸來，只有一個幼弟牽一驢相送。驢子受到驚嚇，把我丟在地上，弟弟跑去秫田裡追驢了，從天亮到中午還沒回來。」

我不得已，沿著河堤自己走。我家離這裡向西北去，還有四五里路，有誰能幫我拿包袱送我回去，我當謝百錢。」

其中有一個少年，心裡已經想著，這一個女人可以挑逗了，再不然，也能賺一些錢，於是答應了，隨她走了，一路上與少婦調諢，嘴裡不乾不淨的挑逗她，少婦聽了也不太拒絕。

走了三四里，突然有七八個人站在要路上說：「你是誰啊？這樣輕佻，真是個狂且少年，竟敢覬覦我家婦女？」

那七八個人將少年捉住綁起來，還要打他。

都說：「送官只是徒然涉訟，麻煩死了，不如把他埋了。」

那少婦又敘述他一路上，總說些不三不四的諛語，少年更無可自辯了，只能再三哀求。

一人說：「看你可憐，姑且饒你不死。但是必須罰你掘開這處田壟，把積水都泄了才行。」

還給了他一支鍤，大家坐守催促他勞作。那個少年一直掘到夜半，水道才疏通，一旁的眾人也都不見了。

少年環視四面，竟然是蘆葦叢生，杳無村落的野地。他懷疑是狐穴被水浸了，誘他來這裡疏濬治水啊。



第十六卷 姑妄聽二

天下事，情理而已，然情理有時而互妨。里有姑虐其養媳者，慘酷無人理。遁歸母家。母憐而匿別所，詭云未見。因涉訟。姑以朱老與比鄰，當見其來往，引為證。朱私念，言女已歸，則驅人就死；言女未歸，則助人離婚。疑不能決，乞簽於神。舉筒屢搖，簽不出；奮力再搖，簽乃全出，是神亦不能決也。辛彤甫先生聞之曰：「神殊憤憤！十歲幼女，而日日加炮烙，恩義絕矣。聽其逃死不為過。」

戈孝廉仲坊，丁酉鄉試後，夢至一處，見屏上書絕句數首，醒而記其兩句曰：「知是蓬萊第一仙，因何清淺幾多年？」壬子春，在河間見景州李生，偶話其事。李駭曰：「此余族弟屏上近人題梅花作也。句殊不工，不知何以入君夢？」前無因緣，後無徵驗，《周官》六夢竟何所屬乎？



《新齊諧》（即《子不語》之改名。）載雄雞卵事，今乃知竟實有之。其大如指，頂形似閩中落花生，不能正圓。外有斑點，向日映之，其中深紅如琥珀，以點目眚，甚效。德少司空成、汪副憲承霈皆嘗以是物合藥。然不易得，一枚可以值十金。阿少司農迪斯曰：「是雖罕睹，實亦人力所為。以肥壯雄雞閉籠中，縱群雌繞籠外，使相近而不能相接。久而精氣搏結，自能成卵。」此亦理所宜然。然雞秉巽風之氣，故食之發瘡毒。其卵以盛陽不泄，鬱積而成，自必蘊熱，不知何以反明目。又《本草》之所不載，醫經之所未言，何以知其能明目？此則莫明其故矣。汪副憲曰：「有以蛇卵售欺者，但映日不紅，即為偽托。」亦不可不知也。

沈媼言，里有趙三者，與母俱傭於郭氏。母歿後年餘，一夕，似夢非夢，聞母語曰：「明日大雪，牆頭當凍死一雞。主人必與爾，

爾慎勿食。我嘗盜主人三百錢，冥司判為雞以償，今生卯足數而去也。」次日，果如所言。趙三不肯食，泣而埋之。反覆窮詰，始吐其實。此數年內事也。然則世之供車騎受刳煮者，必有前因焉，人不知耳。此輩之狡黠攘竊者，亦必有後果焉，人不思耳。

余十一二歲時，聞從叔燦若公言，里有齊某者，以罪戍黑龍江，歿數年矣。其子稍長，欲歸其骨，而貧不能往，恒蹙然如抱深憂。一日，偶得豆數升，乃屑以為末，水搏成丸，衣以赭土，詐為賣藥者以往，姑以給取數文錢供口食耳。乃沿途買其藥者，雖危症亦立癒，轉相告語。頗得善價，竟藉是達成所，得父骨，以篋負歸。歸途於窩集遇三盜，急棄其資斧，負篋奔。盜追及，開篋見骨，怪問其故。涕泣陳述。共憫而釋之，轉贈以金。方拜謝間，一盜忽蹶踊大慟曰：「此人孱弱如是，尚數千里外求父骨。我堂堂丈夫，自命



豪傑，顧乃不能耶？諸君好住，吾今往肅州矣！」語訖，揮手西行。其徒呼使別妻子，終不反顧。蓋所感者深矣！惜人往風微，無傳於世。余作《灤陽消夏錄》諸書，亦竟忘之。癸丑三月三日，宿海淀直廬，偶然憶及，因錄以補志乘之遺。儻亦潛德未彰，幽靈不泯，有以默啟余衷乎？

李蟠木言，其鄉有灌園叟，年六十餘矣。與客作數人同屋寢。忽聞其啞啞作顫聲，又呢呢作媚語，呼之不應。一夕，燈未盡，見其布衾蠕蠕掀簸，如有人交接者，問之亦不言。既而白晝或忽趨僻處，或無故閉門，怪而覘之，輒有瓦石飛擊。人方知其為魅所據。久之不能自諱，言初見一少年至園中，似曾相識，而不能記憶；邀之坐，問所自來。少年言：「有一事告君，祈君勿拒。君四世前與我為密友，後忽藉胥魁勢豪奪我田。我訴官，反遭笞，鬱結以死。

愬於冥官，主者以契交隙末，當以歡喜解冤，判君為我婦二十年。不意我以業重，遽墮狐身，尚有四年未了。比我煉形成道，君已再入輪迴，轉生今世。前因雖昧，舊債難消；夙命牽纏，遇於此地。業緣湊合，不能待君再墮女身，便乞相償，完此因果。」我方駭怪，彼遽噓我以氣，惘惘然如醉如夢，已受其污。自是日必一兩至，去後亦自悔恨。然來時又帖然意肯，竟自忘為老翁，不知其何以故也。一夜，初聞狎昵聲，漸聞呻吟聲，漸聞悄悄乞緩聲，漸聞切切求免聲；至雞鳴後，乃噉然失聲。突樑上大笑曰：「此足抵答三十矣！」自是遂不至。後葺治草屋，見樑上皆白粉所畫圈，十圈為一行，數之，得一千四百四十，正合四年之日數。乃知為所記淫籌。計其來去，不滿四年，殆以一度抵一日矣。或曰：「是狐欲媚此叟，故造斯言。」然狐之媚人，悅其色，攝其精耳，雞皮鶴髮，有何色之可悅？有何精之可攝？其非相媚也明甚。且以扶杖之年，講分桃之好，



逆來順受，亦太不情。其為身異性存，夙根未泯，自然相就，如磁引鍼，亦明甚。狐之所云殆非虛語，然則怨毒糾結，變端百出，至三生之後而未已，其亦慎勿造因哉！

文水李秀升言，其鄉有少年山行，遇少婦獨騎一驢，紅裙藍帔，貌頗嫺雅，屢以目側睨。少年故謹厚，慮或招嫌，恒在其後數十步，俯首未嘗一視。至林谷深處，婦忽按轡不行。待其追及，語之曰：「君秉心端正，大不易得。我不欲害君，此非往某處路，君誤隨行。可於某樹下繞向某方，斜行三四里，即得路矣。」語訖，自驢背一躍，直上木杪，其身漸漸長丈餘。俄風起葉飛，瞥然已逝。再視其驢，乃一狐也。少年悸幾失魂。殆飛天夜叉之類歟？使稍與狎昵，不知作何變怪矣。

癸丑會試，陝西一舉子於號舍遇鬼，驟發狂疾。眾掖出歸寓，鬼亦隨出，自以首觸壁，皮骨皆破。避至外城，鬼又隨至，卒以刃自刺死。未死間手書片紙，付其友，乃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」八字。雖不知所為何事，其為冤報則鑿鑿矣。

南皮郝子明言，有士人讀書僧寺，偶便旋於空院，忽有飛瓦擊其背。俄聞屋中語曰：「汝輩能見人，人則不能見汝輩。不自引避，反嗔人耶？」方駭愕間，屋內又語曰：「小婢無禮，當即答之，先生勿介意。然空屋多我輩所居，先生凡遇此等處，宜面牆便旋，勿對門窗。則兩無觸忤矣。」此狐可謂能克己。余嘗謂僮僕吏役與人爭角而不勝，其長恒引以為辱，世態類然。夫天下至可恥者，莫過於悖理。不問理之曲直，而務求我所隸屬人不能犯以為榮，果足為榮也耶？昔有屬官私其胥魁，百計袒護，余戲語之曰：「吾儕身



後，當各有碑誌一篇，使蓋棺論定，撰文者奮筆書曰：『公秉正不阿，於所屬吏役犯法者，一無假借。』人必以為榮，諒君亦以為榮也。又或奮筆書曰：『公平生喜庇吏役，雖受賕罰法，亦一一曲為諱匿。』人必以為辱，諒君亦以為辱也。何此時乃以辱為榮，以榮為辱耶？」先師董文恪曰：「凡事不可載入行狀，即斷斷不可為。」斯言諒矣！

侍鸞川言（侍氏未詳所出，疑本侍其氏，明洪武中，凡複姓皆令去一字，因為侍氏也。）有賈於淮上者，偶行曲巷，見一女姿色明豔，殆類天人。私訪其近鄰，曰：「新來未匝月，只老母攜婢數人同居，未知為何許人也。」賈因賂媒媼覘之。其母言：「杭州金姓，同一子一女往依其婿。不幸子遭疾，卒於舟，二僕又乘隙竊貨逃。斃斃孤嫠，懼遭強暴，不得已稅屋權住此，待親屬來迎。尚

未知其肯來否？」語訖泣下。媒舔以：「既無所歸，又無地主，將來作何究竟？有女如是，何不於此地求佳婿，暮年亦有所依？」母言：「甚善。我亦不求多聘幣，但弱女嬌養久，亦不欲草草，有能製衣飾奩具，約值千金者，我即許之。所辦仍是渠家物，我惟至彼一閱視，不取纖芥歸也。」媒以告賈。賈私計良得，旬日內趣辦金珠錦繡，殫極華美，一切器用，亦事事精好。先親迎一日，邀母來觀，意甚愜足。次日，簫鼓至門，乃堅閉不啟。候至數刻，呼亦不應。詢問鄰舍，又未見其移居。不得已逾牆入視，則闔無一人。遍索諸室，惟破牀堆髑髏數具，乃知其非人。回視家中，一物不失，然無所用之，重鬻僅能得半價。懊喪不出者數月，竟莫測此魅何所取。或曰：「魅本無意惑賈。賈妄生窺伺，反往覘魅，魅故因而戲弄之。」是於理當然。或又曰：「賈富而慳，心計可以析秋毫。犯鬼神之忌，故魅以美色顛倒之。」是亦理所宜有也。



《宣室志》載隴西李生左乳患癰，一日癰潰，有雉自乳飛出，不知所之。《聞奇錄》載崔堯封外甥李言吉左目患瘤，剖之有黃雀鳴噪而去。其事皆不可以理解。札閣學郎阿親見其親串家小婢頂上生瘡，瘡中出一白蝙蝠。知唐人記二事非虛，豈但「六合之外，存而不論」哉。

曹慕堂宗丞有乩仙所畫《醉鍾馗圖》，余題以二絕句曰：「一夢荒唐事有無，吳生粉本幾臨摹；紛紛畫手多新樣，又道先生是酒徒。」「午日家家蒲酒香，終南進士亦壺觴；太平時節無妖癘，任爾閒遊到醉鄉。」畫者題者，均弄筆狡獪而已。一日，午睡初醒，聽窗外婢媼悄語說鬼：「有王媼家在西山，言曾月夕守瓜田，遙見雙燈自林外冉冉來，人語嘈雜，乃一大鬼醉欲倒，諸小鬼掖之踉蹌行。安知非醉鍾馗乎？」天地之大，無所不有，隨意畫一人，往往

遇一人與之肖；隨意命一名，往往有一人與之同。無心暗合，是即化工之自然也。

相傳魏環極先生嘗讀書山寺，凡筆墨几榻之類，不待拂拭，

自然無塵。初不為意，後稍稍怪之。一日晚歸，門尚未啟，聞室中窸窣有聲，從隙竊覘，見一人方整飭書案。驟入掩之，其人瞥穿後窗去。急呼令近，其人遂拱立窗外，意甚恭謹。問：「汝何怪？」磬折對曰：「某狐之習儒者也。以公正人，不敢近，然私敬公，故日日竊執僕隸役，幸公勿訝。」先生隔窗與語，甚有理致。自是雖不敢入室，然遇先生不甚避。先生亦時時與言。一日，偶問：「汝視我能作聖賢乎？」曰：「公所講者，道學，與聖賢各一事也。聖賢依乎中庸，以實心勵實行，以實學求實用；道學則務語精微，先理氣，後彝倫，尊性命，薄事功，其用意已稍別。聖賢之於人有是



非心，無彼我心，有誘導心，無苛刻心；道學則各立門戶，不能不爭，既已相爭，不能不巧詆以求勝。以是意見，生種種作用，遂不盡可令孔孟見矣。公剛大之氣，正直之情，實可質鬼神而不愧，所以敬公者在此。公率其本性，為聖為賢亦在此。若公所講，則固各自一事，非下愚之所知也。」公默然遣之。後以語門人曰：「是蓋因明季黨禍，有激而言，非篤論也。然其抉摘情偽，固可警世之講學者。」

滄州南一寺臨河干，山門圯於河，二石獸並沉焉。閱十餘歲，僧募金重修，求二石獸於水中，竟不可得。以為順流下矣。棹數小舟，曳鐵鉈尋十餘里，無跡。一講學家設帳寺中，聞之笑曰：「爾輩不能究物理，是非木柿，豈能為暴漲攜之去？乃石性堅重，沙性鬆浮，湮於沙上，漸沉漸深耳。沿河求之，不亦顛乎？」眾服為確

論。一老河兵聞之，又笑曰：「凡河中失石，當求之於上流。蓋石性堅重，沙性鬆浮，水不能衝石，其反激之力，必於石下迎水處齧沙為坎穴。漸激漸深，至石之半，石必倒擲坎穴中。如是再齧，石又再轉，轉轉不已，遂反溯流逆上矣。求之下流，固顛；求之地中，不更顛乎？」如其言，果得於數里外。然則天下之事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多矣，可據理臆斷歟？

交河及友聲言，有農家子，頗輕佻。路逢鄰村一婦，佇目睨視。方微笑挑之，適有饁者同行，遂各散去。閱日，又遇諸途，婦騎一烏犍牛，似相顧盼。農家子大喜，隨之。時霖雨之後，野水縱橫，牛行沮洳中甚速。沾體濡足，顛躓（音致。蹶也。）者屢，比至其門，氣殆不屬。及婦下牛，覺形忽不類；諦視之，乃一老翁。恍惚驚疑，有如夢寐。翁訝其癡立，問：「到此何為？」無可置詞，詭以迷路



對。踉蹌而歸。次日，門前老柳削去木皮三尺餘，大書其上，曰：「私窺貞婦，罰行泥濘十里。」乃知為魅所戲也。鄰里怪問，不能自掩，為其父箠幾殆。自是愧悔，竟以改行。此魅雖惡作劇，即謂之善知識可矣。友聲又言，一人見狐睡樹下，以片瓦擲之，不中。瓦碎有聲，狐驚躍去。歸甫入門，突見其婦縊樹上，大駭呼救。其婦狂奔而出，樹上縊者已不見。但聞簷際大笑曰：「亦還汝一驚。」此亦足為挑達者戒也。

同年陳半江言，有道士善符籙，驅鬼縛魅，具有靈應，所至惟蔬食茗飲而已，不受銖金寸帛也。久而術漸不驗，十每失四五，後竟為群魅所遮，大見窘辱。狼狽遁走，愬於其師。師至，登壇召將，執群魅鞫狀。乃知道士雖不取一物，而其徒往往索人財；及為行法，又竊其符籙，攝狐女嫖狎。狐女因竊污其法器，故神怒不降，而仇

之者得以逞也。師拊髀歎曰：「此非魅敗爾，爾徒之敗爾也；亦非爾徒之敗爾，爾不察爾徒，適以自敗也。賴爾持戒清苦，得免幸矣，於魅乎何尤！」拂衣竟去。夫天君泰然，百體從令，此儒者之常談也。然奸黠之徒，豈能以主人廉介，遂輟貪謀哉？半江此言，蓋其官直隸時，與某令相遇於余家，微以相諷。此令不悟，故清風兩袖，而卒被惡聲，其可惜也已。

里有少年，無故自掘其妻墓，幾見棺矣。時耕者滿野，見其且詈且掘，疑為顛癲，群起阻之。詰其故，堅不肯吐。然為眾手所牽制，不能復掘，荷鍤恨恨去，皆莫測其所以然也。越日，一牧者忽至墓下，發狂自撾曰：「汝播弄是非，間人骨肉多矣，今乃誣及黃泉耶？吾得請於神，不汝貸也。」因縷陳始末，自齧其舌死。蓋少年恃其剛悍，顧盼自雄，視鄉黨如無物。牧者慧焉，因為造謗曰：



「或謂某帷薄不修，吾固未信也。昨偶夜行，過其妻墓，聞林中鳴，有聲，懼不敢前。伏草間竊視，月明之下，見七八黑影至墓前，與其妻雜坐調謔，嫖聲豔語，一一分明。人言其殆不誣耶？」有聞之者以告少年。少年為其所中，遽有是舉。方竊幸得計，不虞鬼之有靈也。小人狙詐，自及也宜哉。然亦少年意氣憑陵，乃招是忌。故曰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。」

從孫樹寶，鹽山劉氏甥也，言其外祖有至戚，生七女皆已嫁。中一婿夜夢與僚婿六人，以紅繩連繫，疑為不祥。會其婦翁歿，七婿皆赴弔，此人憶是噩夢，不敢與六人同眠食。偶或相聚，亦稍坐即避出。怪詰之，具述其故，皆疑其別有所嫌，托是言也。一夕，置酒邀共飲，而私鍵其外戶，使不得遁。突殯宮火發，竟七人俱燼。乃悟此人無是夢則不避六人，不避六人則主人不鍵戶，不鍵戶則七

人未必盡焚。神特以一夢誘之，使無一得脫也。此不知是何夙因？同為此家之婿，同時而死，又不知是何夙因？七女同生於此家，同時而寡，殆必非偶然矣。

周密庵言，其族有孀婦，撫一子十五六矣。偶見老父攜幼女，饑寒困憊，踣不能行，言願與人為養媳。女故端麗，孀婦以千錢聘之。手書婚帖，留一宿而去。女雖孱弱，而善操作，井臼皆能任，又工鍼黹，家藉以小康。事姑先意承志，無所不至；飲食起居，皆經營周至，一夜往往三四起。遇疾病，日侍榻旁，經旬月，目不交睫。姑愛之乃過於子。姑病卒，出數十金與其夫使治棺衾。夫詰所自來，女低回良久，曰：「實告君，我狐之避雷劫者也。凡狐遇雷劫，惟德重祿重者，庇之可免。然猝不易逢，逢之又皆為鬼神所呵護，猝不能近。此外惟早修善業，亦可以免。然善業不易修，修小



善業亦不足度大劫。因化身為君婦，黽勉事姑。今藉姑之庇，得免天刑，故厚營葬禮以申報，君何疑焉？」子故孱弱，聞之驚怖，竟不敢同居。女乃泣涕別去。後遇祭掃之期，其姑墓上必先有焚楮酹酒跡，疑亦女所為也。是特巧於追死，非真有愛於其姑。然有為為之，猶邀神福，信孝為德之至矣。

聞有村女，年十三四為狐所媚，每夜同寢處笑語嫖狎，宛如伉儷。然女不狂惑，亦不疾病，飲食起居如常人，女甚安之。狐恒給錢米布帛，足一家之用，又為女製簪珥衣裳，及衾枕茵褥之類，所值逾數百金。女父亦甚安之。如是歲餘，狐忽呼女父語曰：「我將還山，汝女奩具亦略備，可急為覓一佳婿，吾不再來矣。汝女猶完璧，無疑我始亂終棄也。」女故無母，倩鄰婦驗之，果然。此余鄉近年事，婢媼輩言之鑿鑿，竟與乖崖還婢，其事略同。狐之媚人，

從未聞有如是者。其亦夙緣應了，夙債應償耶？

楊雨亭言，登萊間有木工，其子年十四五，甚姣麗，課之讀

書，亦頗慧。一日，自鄉塾獨歸，遇道士對之誦咒，即惘惘不自主，隨之俱行。至山坳一草庵，四無居人，道士引入室，復相對誦咒。心頓明瞭，然口噤不能聲，四肢緩釋不能舉。又誦咒，衣皆自脫。道士掖伏榻上，撫摩偎倚，調以嫖詞。方露體近之，忽蹶起卻坐，曰：「修道二百餘年，乃為此狡童敗乎！」沉思良久，復偃臥其側，周身玩視，慨然曰：「如此佳兒，千載難遇，縱敗吾道，不過再煉氣二百年，亦何足惜！」奮身相逼，勢已萬萬無免理，間不容髮之際，又掉頭自語曰：「二百年辛苦，亦大不易！」掣身下榻，立若木雞，俄繞屋旋行如轉磨。突抽壁上短劍，自刺其臂，血如湧泉。欹倚呻吟，約一食頃，擲劍呼此子曰：「爾幾敗，吾亦幾敗，今幸



俱免矣！」更對之誦咒，此子覺如解束縛，急起披衣。道士引出門外，指以歸路，口吐火燄，自焚草庵，轉瞬已失所在。不知其為妖為仙也。余謂妖魅縱淫，斷無顧慮。此殆谷飲嚴棲，多年胎息，偶差一念，魔障遂生；幸道力原深，故忽迷忽悟，能勒馬懸崖耳。老子稱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；若已見已亂，則非大智慧不能猛省，非大神通不能痛割。此道士於欲海橫流，勢不能遏，竟毅然一決，以楚毒斷絕愛根，可謂地獄劫中證天堂果矣。其轉念可師，其前事可勿論也。

朱秋圃初入翰林時，租橫街一小宅，最後有破屋數楹，用貯雜物。一日偶入檢視，見塵壁彷彿有字跡，拂拭諦觀，乃細楷書二絕句，其一曰：「紅蕊幾枝斜，春深道韞家。枝枝都看遍，原少並頭花。」其二曰：「向夕對銀缸，含情坐綺窗。未須憐寂寞，我與影

成雙。」墨跡黯淡，殆已多年。又有行書一段，剝落殘缺。玩其句格，似是一詞，惟末二句可辨，曰：「天孫莫悵阻銀河，汝尚有牽牛相憶。」不知是誰家嬌女，寄感標梅。然不畏人知，濡毫題壁，亦太放誕風流矣。余曰：「《標梅》三章，非女子自賦耶？」秋圃曰：「舊說如是，於心終有所格格。憶先儒有一說，云是女子父母所作（案，此宋戴岷隱之說。），是或近之。」倪餘疆聞之，曰：「詳詞末二語，是殆思婦之作，遘脫輻之變者也。二公其皆失之乎！」既而秋圃揭換壁紙，又得數詩，其一曰：「門掩花空落，梁空燕不來。惟餘雙小婢，鞋印在青苔。」其二曰：「久已梳妝懶，香奩偶一開。自持明鏡看，原讓趙陽臺。」又一首曰：「咫尺樓窗夜見燈，雲山似阻幾千層。居家翻作無家客，隔院真成退院僧。鏡裡容華空若許，夢中晤對亦何曾？侍兒勸織回文錦，懶惰心情病未能。」則餘疆之說信矣。後為程文恭公誦之，公俯思良久，曰：「吾知之，吾不言。」



既而曰：「語語負氣，不見答也亦宜。」

李漱六言，有佃戶所居枕曠野。一夕，聞兵仗格鬥聲，闔家驚駭。登牆視之，無所睹。而戰聲如故，至雞鳴乃息。知為鬼也。次日復然。病其聒不已，共謀伏銃擊之，果應聲啾啾奔散。既而屋上屋下，眾聲合噪曰：「彼劫我為質，我亦劫彼為質，互控於社公。社公憤憤，勸以互抵息事。俱不肯伏，故在此決勝負。何預汝事，汝以銃擊我？今共至汝家，汝舉銃則我去，汝置銃則我又來，汝能夜夜自昏至曉，發銃不止耶？」思其言中理，乃跪拜謝過，大具酒食紙錢送之去。然戰聲亦自此息矣。夫不能不為之事，不出任之，是失幾也；不能不除之害，不力爭之，是養癰也。鬼不干人，人反干鬼，鬼有詞矣，非開門揖盜乎？《孟子》有言：「鄉鄰有鬥者，被發纓冠而往救之，則惑也，雖閉戶可也。」

伊松林舍人言，有趙延洪者，性伉直，嫉惡至嚴，每面責人過，無所避忌。偶見鄰婦與少年語，遽告其夫。夫偵之有跡，因伺其私會駢斬之，攜首鳴官，官已依律勿論矣。越半載，趙忽發狂自撾，作鄰婦語，與索命，竟齧斷其舌死。夫蕩婦逾閑，誠為有罪。然惟其親屬得執之，惟其夫得殺之，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也。且所失者一身之名節，所玷者一家之門戶，亦非神奸巨蠹，弱肉強食，虐餓橫煽，沉冤莫雪，使人人公憤者也。律以隱惡揚善之義，即轉語他人，已傷盛德。倘伯仁由我而死，尚不免罪有所歸；況直告其夫，是誠何意，豈非激以必殺哉？遊魂為厲，固不為無詞。觀事經半載，始得取償，其必得請於神，乃奉行天罰矣。然則以訐為直，固非忠厚之道，抑亦非養福之道也。

御史佛公倫，姚安公老友也，言貴家一傭奴，以遊蕩為主人所



逐。銜恨次骨，乃造作蜚語，誣主人帷薄不修，縷述其下烝上報狀，言之鑿鑿，一時傳佈。主人亦稍聞之，然無以箝其口，又無從而與辯，婦女輩惟爇香吁神而已。一日，奴與其黨坐茶肆，方抵掌縱談，四座聳聽，忽噉然一聲，已仆於几上死。無由檢驗，以痰厥具報。官為斂埋。棺薄土淺，竟為群犬搯食，殘骸狼藉。始知為負心之報矣。佛公天性和易，不喜聞人過。凡僮僕婢媼有言舊主之失者，必善遣使去，鑒此奴也。嘗語昀曰：「宋黨進聞平話說韓信（優人演說故實，謂之平話。《永樂大典》所載，尚數十部。），即行斥逐。或請其故，曰：『對我說韓信，必對韓信亦說我，是烏可聽？』千古笑其憤憤，不知實絕大聰明。彼但喜對我說韓信，不思對韓信說我者，乃真憤憤耳。」真通人之論也。

福建泉州試院，故海防道署也，室宇宏壯。而明季兵燹，署中多嬰殺戮；又三年之中，學使按臨僅兩次。空閉日久，鬼物遂多。

阿雨齋侍郎言，嘗於黃昏以後，隱隱見古衣冠人暗中來往，即而視之，則無睹。余按臨是郡，時幕友孫介亭，亦曾見紗帽紅袍人入奴子室中，奴子即夢魘。介亭故有膽，對窗睡曰：「生為貴官，死乃為僮僕輩作祟，何不自重乃爾耶？」奴子忽醒，此後遂不復見。意其魂即棲是室，故欲驅奴子出。一經斥責，自知理屈而止歟？

里俗遇人病篤時，私翦其著體衣襟一片，熾火焚之。其灰有白文斑駁如篆籀者，則必死；無字跡者，即生。又或聯紙為衾，其縫不以糊黏，但以秤錘就搗衣砧上捶之。其縫綴合者必死，不合者即生。試之，十有八九驗。此均不測其何理。

莆田林生霈言，聞泉州有人，忽燈下自顧其影，覺不類己形。

諦審之，運動轉側，雖一一與形相應，而首巨如斗，髮髻如羽葆，



手足皆鉤曲如鳥爪，宛然一奇鬼也。大駭，呼妻子來視，所見亦同。自是每夕皆然，莫喻其故，惶怖不知所為。鄰有塾師聞之曰：「妖不自興，因人而興。子其陰有惡念，致羅剎感而現形歟？」其人悚然具服，曰：「實與某氏有積仇，擬手刃其一門，使無遺種，而跳身以從鴨母（康熙末臺灣逆寇朱一貴，結黨煽亂。一貴以養鴨為業，閩人皆呼為鴨母云。）」。今變怪如是，毋乃神果驚我乎？且輟是謀，觀子言驗否。」是夕，鬼影即不見。此真一念轉移，立分禍福矣。

丁御史芷溪言，曩在天津遇上元，有少年觀燈。夜歸，遇少婦甚妍麗，徘徊歧路，若有所待，衣香髻影，楚楚動人。初以為失侶之游女，挑與語，不答；問姓氏里居，亦不答。乃疑為幽期密約，遲所歡而未至者。計可以挾制留也，邀至家少憩，堅不肯。強迫之，同歸。柏酒粉團，時猶未徹，遂使雜坐妻妹間，聯袂共飲。初甚靚

覷，既而漸相調謔，媚態橫生，與其妻妹互勸酬。少年狂喜，稍露留宿之意，則微笑曰：「緣蒙不棄，故暫借君家一卸妝。恐伙伴相待，不能久住。」起解衣飾，卷束之，長揖逕行。乃社會中拉花者也（秧歌隊中作女妝者，俗謂之拉花）。少年憤恚，追至門外欲與鬥。鄰里聚問，有親見其強邀者，不能責以夜入人家；有親見其唱歌者，不能責以改妝戲婦女，竟哄笑而散。此真侮人反自侮矣。

老僕盧泰言，其舅氏某月夜坐院中棗樹下，見鄰女在牆上露半身，向之索棗。撲數十枚與之。女言：「今日始歸寧，兄嫂皆往守瓜，父母已睡。」因以手指牆下梯，斜盼而去。其舅會意，躡梯而登。料女甫下，必有几凳在牆內，伸足試踏，乃踏空墮溷中。女父兄聞聲趨視，大受箠楚。眾為哀懇，乃免。然鄰女是日實未歸，方知為魅所戲也。前所記騎牛婦，尚農家子先挑之，此則無因而至，可云



無妄之災。然使招之不往，魅亦何所施其技？仍謂之自取可矣！

李芍亭言，有友嘗避暑一僧寺，禪室甚潔，而以板實其後窗。

友置榻其下。一夕月明，枕旁有隙如指頂，似透微光。疑後為僧密室，穴紙覘之，乃一空園，為厝棺之所。意其間必有鬼，因側臥枕上，以一目就窺。夜半果有黑影，彷彿如人，來往樹下。諦視粗能別男女，但眉目不了了。以耳就隙竊聽，終不聞語聲。厝棺約數十，然所見鬼少僅三五，多不過十餘。或久而漸散，或已入轉輪歟？如是者月餘，不以告人，鬼亦竟未覺。一夕，見二鬼嫖狎於樹後，距窗下纔七八尺，冶蕩之態更甚於人。不覺失聲笑，乃闐然滅跡。次夜再窺，不見一鬼矣。越數日，寒熱大作，疑鬼為祟，乃徙居他寺。變幻如鬼，不免於意想之外，使人得見其陰私。十目十手，殆非虛語。然智出鬼上，而卒不免為鬼驅。察見淵魚者不祥，又是之謂矣。

大學士溫公鎮烏魯木齊日，軍屯報遣犯王某逃，緝捕無跡。久而微聞其本與一吳某皆閩人，同押解至哈密辟展間，王某道死。監送臺軍不通閩語，不能別孰吳孰王。吳某因言死者為吳，而自冒王某之名。來至配所數月，伺隙潛遁。官府據哈密文牒，緝王不緝吳，故吳幸逃免。然事無左證，疑不能明，竟無從究詰。軍吏巴哈布因言，有賣絲者婦，甚有姿首。忽得奇疾，終日惟昏昏臥，而食則兼數人。如是兩載餘。一日，噉然長號，僵如屍厥。灌治竟夜，稍稍能言。自云：「魂為城隍判官所攝，逼為妾媵，而別攝一餓鬼附其形。至某日壽盡之期，冥牒拘召，判官又囑鬼役，別攝一餓鬼抵。餓鬼亦喜得轉生，願為之代。迨城隍庭訊，乃察知偽狀，以判官、鬼役付獄，遣我歸也。」後判官塑像，無故自碎。此婦又兩年餘乃終。計其復生至再死，與其得疾至復生，日數恰符，知以枉被掠奪，仍還其應得之壽矣。然則移甲代乙，冥司亦有，所惜者此少城隍一



訊耳。

李阿亭言，灤州民家，有狐據其倉中居，不甚為祟，或偶然拋擲磚瓦，盜竊飲食耳。後延術士劾治，殪數狐，且留符曰：「再至則焚之。」狐果移去。然時時幻形為其家婦女，夜出與鄰舍少年狎，甚乃幻其幼子形，與諸無賴同臥起。大播醜聲，民固弗知。一日，至佛寺，聞禪室嬉笑聲，穴紙竊窺，乃其女與僧雜坐。憤甚，歸取刃，其女乃自內室出，始悟為狐復仇。再延術士，術士曰：「是已竄逸，莫知所之矣。」夫狐魅小小擾人，事所恒有，可以不必治，即治，亦罪不至死。遽駢誅之，實為己甚，其銜冤也固宜。雖有符可恃，狐不能再逞，而相報之巧，乃卒生於所備外。然則君子於小人，力不足勝，固遭反噬；即力足勝之，而機械潛伏，變端百出，其亦深可怖已。

嵩輔堂閣學言，海澱有貴家守墓者，偶見數犬逐一狐，毛血狼藉。意甚憫之，持杖擊犬散，提狐置室中。俟其蘇息，送至曠野，縱之去。越數日，夜有女子款扉入，容華絕代。駭問所自來，再拜曰：「身是狐女。昨遭大難，蒙君再生，今來為君拂枕席。」守墓者度無惡意，因納之。往來狎昵兩月餘，日漸瘳瘦，然愛之不疑也。一日，方共寢，聞窗外呼曰：「阿六賤婢！我養創甫癒，未即報恩，爾何得冒托我名，魅郎君使病？脫有不諱，族黨中謂我負義，我何以自明？即知事出於爾，而郎君救我，我坐視其死，又何以自安？今偕姑姐來誅爾！」女子驚起欲遁，業有數女排闥入，掙擊立斃。守墓者惑溺已久，痛惜恚忿，反斥此女無良，奪其所愛。此女反覆自陳，終不見省。且拔刃躍起，欲為彼女報冤。此女乃痛哭越牆去。守墓者後為人言之，猶恨恨也。此所謂「忠而見謗，信而見疑」也歟！



董曲江前輩言，有講學者，性乖僻，好以苛禮繩生徒。生徒苦之，然其人頗負端方名，不能詆其非也。塾後有小圃，一夕，散步月下，見花間隱隱有人影。時積雨初晴，土垣微圯，疑為鄰里竊蔬者。迫而詰之，則一麗人匿樹後，跪答曰：「身是狐女，畏公正人不敢近，故夜來折花。不虞為公所見，乞曲恕。」言詞柔婉，顧盼間百媚俱生。講學者惑之，挑與語，宛轉相就。且云：「妾能隱形，往來無跡。即有人在側，亦不睹。不至為生徒知也。」因相燕昵。比天欲曉，講學者促之行。曰：「外有人聲，我自能從窗隙去，公無慮。」俄曉日滿窗，執經者麀至，女仍垂帳偃臥。講學者心搖搖，然尚冀人不見。忽外言：「某媼來迓女。」女披衣逕出，坐皋比上理鬢訖，斂衽謝曰：「未攜妝具，且歸梳沐，暇日再來訪，索昨夕纏頭錦耳。」乃里中新來角妓，諸生徒賄使為此也。講學者大沮，生徒課畢歸早餐，已自負衣裝遁矣。外有餘必中不足，豈不信乎？

曲江又言，濟南有貴公子，妾與妻相繼歿。一日，獨坐荷亭，似睡非睡，恍惚若見其亡姬。素所憐愛，即亦不畏，問：「何以能返？」曰：「鬼有地界，土神禁不許闖入。今日明日，值娘子誦經期，連放餒口，得來領法食也。」問：「娘子來否？」曰：「娘子獄事未竟，安得自來？」問：「施食無益於亡者，作餒口何益？」曰：「天心仁愛，佛法慈悲，賑人者佛天喜，賑鬼者佛天亦喜。是為亡者資冥福，非為其自來食也。」問：「泉下況味何似？」曰：「墮女身者妾夙業，充下陳者君夙緣。業緣俱滿，靜待轉輪，亦無大苦樂。但乏一小婢供驅使，君能為焚一偶人乎？」慳騰而醒。姑信其有，為作偶人焚之。次夕見夢，則一小婢相隨矣。夫束芻縛竹，剪紙裂繒，假合成質，何亦通靈？蓋精氣搏結，萬物成形；形不虛立，秉氣含精。雖久而腐朽，猶蛭蠕以化，芝菌以蒸。故人之精氣未散者為鬼，布帛之精氣，鬼之衣服亦如生。其於物也，既有其質，



精氣斯凝，以質為範，象肖以成。火化其渣滓，不化其菁英，故體為灰燼，而神聚幽冥。如人殂謝，魄降而魂升。夏作明器，殷周相承，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也。若夫金釭、春條，未闕佳城，殯宮闐寂，彳亍夜行，投畀炎火，微聞咿嚶。是則衰氣所召，妖以人興，抑或他物之所憑矣（有樊嫗者，在東光見有是事）。

朱子穎運使言，昔官敘永同知時，由成都回署，偶遇茂林，停輿小憩。遙見萬峰之頂，似有人家，而削立千仞，實非人跡所到。適攜西洋遠鏡，試以窺之，見草屋三楹，向陽啟戶，有老翁倚松立，一幼女坐簷下，手有所持，似俯首縫補，柱屋似有對聯，望不了了。俄雲氣滃鬱，遂不復睹。後重過其地，林麓依然。再以遠鏡窺之，空山而已。其仙靈之宅，誤為人見，遂更移居歟？

潘南田畫有逸氣，而性情孤峭，使酒罵座，落落然不合於時。偶為余作梅花橫幅，余題一絕曰：「水邊籬落影橫斜，曾在孤山處士家。只怪樛枝蟠似鐵，風流畢竟讓桃花。」蓋戲之也。後余從軍塞外，侍姬輩嫌其黻黯，竟以桃花一幅易之。然則細瑣之事，亦似皆前定矣。

青縣王恩溥，先祖母張太夫人乳母孫也。一日，自興濟夜歸，月明如晝，見大樹下數人聚飲，杯盤狼藉。一少年邀之入座，一老翁嗔語少年曰：「素不相知，勿惡作劇。」又正色謂恩溥曰：「君宜速去，我輩非人，恐小兒等於君不利。」恩溥大怖，狼狽奔走。得至家，殆無氣以動。後於親串家作弔，突見是翁，驚仆欲絕，惟連呼：「鬼！鬼！」老翁笑掖之起，曰：「僕耽曲檠，日恒不足。前值月夜，荷鄰里相邀，酒已無多。遇君適至，恐增一客則不滿枯



賜，故詭語遣君。君乃竟以為真耶？」賓客滿堂，莫不絕倒。中一客目擊此事，恒向人說之。偶夜過廢祠，見數人轟飲，亦邀入座。覺酒味有異，心方疑訝，乃為群鬼擠入深淖，化磷火熒熒散。東方漸白，有耕者救之，乃出。緣此膽破，翻疑恩溥所見為真鬼。後途遇此翁，竟不敢接談。此表兄張自修所說。戴君恩詔則曰：「實有此事，而所傳殊倒置。乃此客先遇鬼，而恩溥聞之。偶夜過某村，值一多年未晤之友，邀之共飲，疑其已死，絕裾奔逃。後相晤於姻家，大遭詬誶也。」二說未審孰是。然由張所說，知不可偶經一事，遂謂事事皆然，致失於誤信；由戴所說，知亦不可偶經一事，遂謂事事皆然，反敗於多疑也。

李秋崖言，一老儒家有狐，居其空倉中。三四十年未嘗為祟，恒與人對語，亦頗知書。或邀之飲亦肯出，但不見其形耳。老儒歿

後，其子亦諸生，與狐酬酢如其父，狐不甚答。久乃漸肆擾。生故設帳于家，而兼為人作訟牒。凡所批課文，皆不遺失；凡作訟牒，則甫具草，輒碎裂，或從手中掣其筆。凡修脯所入，毫釐不失；凡刀筆所得，雖扁鎖嚴密，輒盜去。凡學子出入，皆無所見；凡訟者至，或瓦石擊頭面流血，或簷際作人語，對眾發其陰謀。生苦之。延道士効治，登壇召將，攝狐至。狐侃侃辯曰：「其父不以異類視我，與我交至厚，我亦不以異類自外，視其父如兄弟。今其子自墮家聲，作種種惡業，不隕身不止。我不忍坐視，故撓之使改圖。所攫金皆埋其父墓中，將待其傾覆，周其妻子，實無他腸。不虞煉師之見譴，生死惟命。」道士蹶然下座，三揖而握手曰：「使我亡友有此子，吾不能也。微我不能，恐能者千百無一二。此舉乃出爾曹乎？」不別主人，太息逕去。其子愧不自容，誓輟是業，竟得考終。



乾隆丙辰、丁巳間，戶部員外郎長公泰，有僕婦年二十餘，中風昏眩，氣奄奄如縷，至夜而絕。次日，方為營棺斂，手足忽動，漸能屈伸，俄起坐，問：「此何處？」眾以為猶譫語也。既而環視室中，意若省悟，喟然者數四，默默無語。從此病頓癒。然察其語音行步，皆似男子，亦不能自梳沐。見其夫若不相識。覺有異，細詰其由，始自言：「本男子。數日前死，魂至冥司，主者檢算未盡，然當謫為女身，命借此婦屍復生。覺倏如睡去，倏如夢醒，則已臥板榻上矣。問其姓名里貫，堅不肯言。惟曰：「事已至此，何必更為前世辱？」遂不窮究。初不肯與僕同寢，後無詞可拒，乃曲從。然每一薦枕，輒飲泣至曉。或竊聞其自語曰：「讀書二十年，作官三十餘年，乃忍恥受奴子辱耶？」其夫又嘗聞嚙語曰：「積金徒供兒輩樂，多亦何為？」呼醒問之，則曰未言。知其深諱，亦姑置之。長公惡言神怪事，禁家人勿傳，故事不甚彰。然亦頗有知之者。越

三載餘，終鬱鬱病死，訖不知其為誰也。

先師裘文達公言，有郭生，剛直負氣。偶中秋燕集，與朋友論鬼神，自云不畏。眾請宿某凶宅以驗之，郭慨然仗劍往。宅約數十間，秋草滿庭，荒蕪蒙翳。扃戶獨坐，寂無見聞。四鼓後，有人當戶立，郭奮劍欲起。其人揮袖一拂，覺口噤體僵，有如夢魘，然心目仍了了。其人磬折致詞曰：「君固豪士，為人所激，因至此。好勝者常情，亦不怪君。既蒙枉顧，本應稍盡賓主意，然今日佳節，眷屬皆出賞月，禮別內外，實不欲公見。公又夜深無所歸，今籌一策，擬請君入甕，幸君勿嗔；觴酒豆肉，聊以破悶，亦幸勿見棄。遂有數人舁郭置大荷缸中，上覆方桌，壓以巨石。俄隔缸笑語雜遝，約男婦數十，呼酒行炙，一一可辨。忽覺酒香觸鼻，暗中摸索，有壺一杯一小盤四，橫擱象箸二。方苦饑渴，且姑飲啖。復有數童子



繞缸唱豔歌，有人扣缸語曰：「主人命娛賓也。」亦靡靡可聽。良久又扣缸語曰：「郭君勿罪。大眾皆醉，不能舉巨石。君且姑耐，貴友行至矣。」語訖遂寂。次日，眾見門不啟，疑有變，逾垣而入。郭聞人聲，在缸內大號，眾竭力移石，乃闖然出。述所見聞，莫不拊掌。視缸中器具，似皆己物；還家訊問，則昨夕家燕，並酒肴失之，方詬誶大索也。此魅可云狡獪矣。然聞之使人笑不使人怒，當出甕時，雖郭生亦自啞然也。真惡作劇哉。余容若曰：「是猶玩弄為戲也。」曩客秦隴間，聞有少年隨塾師讀書山寺。相傳寺樓有魅，時出媚人。私念狐女必絕豔，每夕詣樓外禱以嫖詞，冀有所遇。一夜，徘徊樹下，見小鬟招手，心知狐女至，躍然相就。小鬟悄語曰：「君是解人，不煩絮說。娘子甚悅君，然此何等事，乃公然致祝！主人怒君甚，以君貴人，不敢崇，惟約束娘子頗嚴。今夜幸他出，娘子使來私招君，君宜速往。」少年隨之行，覺深闥曲弄，都非寺

內舊門徑。至一房，朱隔半開，雖無燈，隱隱見牀帳。小鬟曰：「娘子初會，覺覩覩，已臥帳內。君第解衣，逕登榻，無出一言，恐他婢聞也。」語訖逕去。少年喜不自禁，遽揭其被，擁於懷而接唇。忽其人驚起大呼。卻立愕視，則室廬皆不見，乃塾師睡簷下乘涼也。塾師怒，大施夏楚。不得已吐實，竟遭斥逐。此乃真惡作劇矣。文達公曰：「郭生恃客氣，故僅為魅侮；此生懷邪心，故竟為魅陷。二生各自取耳，豈魅有善惡哉。」

李村有農家婦，每早晚出饊，輒見女子隨左右，問同行者則不見，意大恐怖。後乃漸隨至家。然恒在院中，或在牆隅，不入寢室。婦逼視，即卻走；婦返，即仍前。知為冤對，因遙問之。女子曰：「汝前生與我皆貴家妾，汝妒我寵，以奸盜誣我，致幽死。今來取償。詎汝今生事姑孝，恒為善神所護，我不能近，故日日相隨。揆



度事勢，萬萬無可相報理，汝倘作道場度我，我得轉輪，即亦解冤矣。」婦辭以貧，女子曰：「汝貧非虛語，能發念誦佛號萬聲，亦可度我。」問：「此安得能度鬼？」曰：「常人誦佛號，佛不聞也，特念念如對佛，自攝此心而已。若忠臣孝子，誠感神明，一誦佛號，則聲聞三界，故其力與經懺等。汝是孝婦，知必應也。」婦如所說，發念持誦，每誦一聲，則見女子一拜，至滿萬聲，女子不見矣。此事故老時說之。知篤志事親，勝信心禮佛。

又聞窪東有劉某者，母愛其幼弟，劉愛弟更甚於母。弟嬰痼疾，母憂之，廢寢食。劉經營療治，至鬻其子供醫藥，嘗語妻曰：「弟不救，則母可慮，毋寧我死耳！」妻感之，鬻及相衣，無怨言。弟病篤，劉夫婦晝夜泣守。有丐者夜棲土神祠，聞鬼語曰：「劉某夫婦輪守其弟，神光照爍，猝不能入，有違冥限，奈何？」土神曰：「兵家聲東而擊西，汝知之乎？」次日，其母灶下卒中惡。夫婦奔

視，母蘇而弟已絕矣。蓋鬼以計取之也。後夫婦並年八十餘乃卒。奴子劉琪之女，嫁於窪東，言聞諸故老曰：「劉自奉母以外，諸事蠢蠢如一牛。有告以某忤其母者，劉掉頭曰：『世寧有是人？人寧有是事？汝毋造言！』其癡多類此，傳以為笑。」不知乃天性純摯，直以盡孝為自然，故有是疑耳！元人王彥章墓詩曰：「誰信人間有馮道」，即此意矣。

景少司馬介茲，官翰林時，齋宿清秘堂（此因乾隆甲子御題「集賢清秘」額，因相沿稱之，實無此堂名）。積雨初晴，微月未上，獨坐廊下，聞瀛洲亭中語曰：「今日樓上看西山，知杜紫微『雨餘山態活』句，真神來之筆！」一人曰：「此句佳在『活』字，又佳在『態』字烘出活字。若作山色、山翠，則興象俱減矣。」疑為博晰之等尚未睡，納涼池上。呼之不應，推戶視之，闌無人跡。次日，



以告晰之，晰之笑曰：「翰林院鬼，故應作是語。」

釋家能奪舍，道家能換形。奪舍者托孕婦而轉生，換形者血氣已衰，大丹未就，則借一壯盛之軀與之互易也。狐亦能之。族兄次辰云，有張仲深者，與狐友，偶問其修道之術，狐言：「初煉幻形，道漸深則煉蛻形，蛻形之後，則可以換形。凡人癡者忽黠，黠者忽顛，與初不學仙而忽好服餌導引，人怪其性情變常，不知皆魂氣已離，狐附其體而生也。然既換人形，即歸人道，不復能幻化飛騰。由是而精進，則與人之修仙同，其證果較易；或聲色貨利，嗜慾牽纏，則與人之惑溺同，其墮輪迴亦易。故非道力堅定，多不敢輕涉世緣，恐浸淫而不自覺也。」其言似亦近理，然則人欲之險，其可畏也哉。

朱介如言，嘗因中暑眩暈，覺忽至曠野中，涼風颯然，意甚爽

適。然四顧無行跡，莫知所向。遙見數十人前行，姑往隨之。至一公署，亦姑隨入。見殿閣宏敞，左右皆長廊，吏役奔走，如大官將坐衙狀。中一吏突握其手曰：「君何到此？」視之，乃亡友張恒照。悟為冥司，因告以失路狀，張曰：「生魂誤至，往往有此。王見之亦不罪，然未免多一詰問。不如且坐我廊屋，俟放衙，送君返，我亦欲略問家事也。」入坐未幾，王已升座。自窗隙竊窺，見同來數十人，以次庭訊，語不甚了了。惟一人昂首爭辯，似不服罪。王舉袂一揮，殿左忽現大圓鏡，圍約丈餘，鏡中現一女子反縛受鞭像；俄似電光一瞥，又現一女子忍淚橫陳像。其人叩顙曰：「伏矣。」即曳去。良久放衙，張就問子孫近狀，朱略道一二。張揮手曰：「勿再言，徒亂人意。」因問：「頃所見者，業鏡耶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問：「影必肖形，今無形而現影，何也？」曰：「人鏡照形，神鏡照心。人作一事，心皆自知；既已自知，即心有此事；心有此事，



即心有此事之象，故一照而畢現也。若無心作過，本不自知，則照亦不見。心無是事，即無是象耳。冥司斷獄，惟以有心無心別善惡，君其識之。」又問：「神鏡何以能照心？」曰：「心不可見，緣物以形。體魂已離，存者性靈。神識不滅，如燈熒熒。外光無翳，內光虛明，內外瑩澈，故纖芥必呈也。」語訖，遽曳之行。覺此身忽高忽下，如隨風敗簾。倏然驚醒，則已臥榻上矣。此事在甲子七月，怪其鄉試後期至，乃具道之。

東光馬節婦，余妻黨也。年未二十而寡，無翁姑兄弟，亦無子女。艱難困苦，坐臥一破屋中，以浣濯縫紉自給，至鬻釜以易粟，而拾破瓦盆以代釜。年八十餘，乃終。余嘗序《馬氏家乘》，然其夫之名字，與母之族氏，則忘之久矣。相傳其十二時，隨母至外家。故有狐，夜擲瓦石擊其窗，聞屋上厲聲曰：「此有貴人，汝輩

勿取死！」然竟以民婦終，殆《孟子》所謂「天爵」歟？先師李又聘先生與同里，嘗為作詩曰：「早歲吟黃鵠，顛連四十春。懷貞心比鐵，完節鬢如銀。慷慨期千古，凋零剩一身。幾番經坎坷，此念未緇磷（即婦初寡時，尚存田數畝，有欲迫之嫁者，侵凌至盡。）。震撼驚風雨，撓呵賴鬼神（一歲，霖雨經旬，鄰屋新造者皆圯，節婦一破屋，支柱欹斜，竟得無恙。）。天原常佑善，人竟不憐貧。稍覺親朋少，羞為乞索頻。一家徒四壁，九食度三旬。絕粒腸空轉，傭鍼手盡皴。有薪皆掃葉，無甑可生塵。顰面真如鵠，懸衣半似鶉。遮門纔破薦（屋扉破碎不能葺，以破薦代扉者十餘年。），藉草是華茵。只自甘饑凍，翻嫌話苦辛。偷兒嗤餓鬼（夜有盜過節婦屋上，節婦呼問，盜大笑曰：「吾何至進汝餓鬼家！」），女伴笑癡人（有同巷貧婦再醮富室，歸寧時華服過節婦曰：「看我享用，汝豈非大癡耶！」）。生死心無改，存亡理亦均。喧闐憑燕雀，堅勁自松筠。



伊我欽賢淑，多年共里閭。不辭歌詠拙，取表性情真。公議存鄉校，廷評待史臣。他時邀紫誥，光映九河濱。」蓋先生壬申公車主余家時所作。故僅云「顛連四十春」。詩格絕類香山。敬錄於此，一以昭節婦之賢，一以存先師之遺墨也。後外舅周籙馬公見此詩，遂割腴田三百畝，為節婦立嗣，且為請旌。或亦諷諭之力歟！

余從軍西域時，草奏草檄，日不暇給，遂不復吟詠。或得一聯一句，亦境過輒忘。《烏魯木齊雜詩》百六十首，皆歸途追憶而成，非當日作也。一日，功加毛副戎自述生平，悵懷今昔，偶為賦一絕句曰：「雄心老去漸頽唐，醉臥將軍古戰場；半夜醒來吹鐵笛，滿天明月滿林霜。」毛不解詩，余亦不復存稿。後同年楊君逢元過訪，偶話及之。不知何日楊君登城北關帝祠樓，戲書於壁，不署姓名。適有道士經過，遂傳為仙筆。余畏人乞詩，楊君畏人乞書，皆不肯

自言。人又微知余能詩不能書，楊君能書不能詩，亦遂不疑及，竟幾於流為丹青。迨余辛卯還京祖餞，於是始對眾言之。乃爽然若失。昔南宋閩人林外題詞於西湖，誤傳仙筆。元（編按：元當作金。王庭筠，字子端，金河東人，自號黃華老人。）王黃華詩刻於山西者，後摹刻於滇南，亦誤傳仙筆。然則諸書所謂仙詩者，此類多矣。

圖裕齋前輩言，有選人游釣魚臺。時西頂社會，游女如織。薄暮，車馬漸稀，一女子左抱小兒，右持鼗鼓，裊裊來。見選人，舉鼗一搖，選人一笑，女子亦一笑。選人故狡黠，揣女子裝束類貴家，而抱子獨行，又似村婦，蹤跡詭異，疑為狐魅，因逐之絮談。女子微露夫亡之幼意。選人笑語之曰：「毋多言，我知爾，亦不懼爾。然我貧，聞爾輩能致財，若能贍我，我即從爾去。」女子亦笑曰：「然則同歸耳。」至其家，屋不甚宏壯，而頗華潔。亦有父母姑姐妹，



彼此意會，不復話氏族，惟獻酬款洽而已。酒闌就宿，備極嫵婉。次日入城，攜小奴及襖被往，頗相安。惟女子冶蕩無度，奔命殆疲。又漸使拂枕簟，侍梳沐，理衣裳，司灑掃，至於煙筒茗碗之役，亦遣執之。久而其姑若姐妹，皆調謔指揮，視如僮婢。選人耽其色，利其財，不能拒也。一旦，使滌廁牕，選人不肯。女子慍曰：「事隨汝意，此乃不隨我意耶？」諸女亦助之誚責。由此漸相忤。既而每夜出不歸，云親戚留宿。又時有客至，皆曰中表，日嬉笑燕飲，或琵琶度曲，而禁選人勿至前。選人悲憤，女子亦怒，且笑曰：「不如是，金帛從何來？使我謝客易，然一家三十口，須汝供給，汝能之耶？」選人知不可留，攜小奴入京，僦住屋。次日再至，則荒煙蔓草，無復人居，並衣裝不知所往矣。選人本攜數百金，善治生，衣頗檻縷。忽被服華楚，皆怪之。具言贅婿狀，人亦不疑。俄又檻縷，諱不自言。後小奴私泄其事，人乃知之。曹慕堂宗丞曰：「此魅竊

逃，猶有人理。吾所見有甚於此者矣。」

武強張公令譽，康熙丁酉舉人，劉景南之婦翁也。言有選人納一姬，聘幣頗輕，惟言其母愛女甚，每月當十五日在寓，十五日歸寧。悅其色美而值廉，竟曲從之。後一選人納姬，約亦如是，選人初不肯，則舉此選人為例。詢訪信然，亦曲從之。二人本同年，一日話及，前選人忽省曰：「君家阿嬌，歸寧上半月耶？下半月耶？」曰：「下半月。」前選人大悟，忽引入內室視之，果一人也。蓋其初鬻之時，已預留再鬻地矣。張公淳實君子，度必無妄言。惟是京師鬻女之家，雖變幻萬狀，亦必欺以其方，故其術一時不遽敗。若月月剋日歸寧，已不近事理，又不時往來於兩家，豈人不能聞？是必敗之道。狡黠者斷不出此。或傳聞失實，張公誤聽之歟？然紫陌看花，動多迷路，其造作是語，固亦不為無因耳。



朱青雷言，李華麓在京，以五百金納一姬。會以他事詣天津。

還京之日，途遇一友，下車為禮。遙見姬與二媒媼同車馳過，大駭愕。而姬若弗見華麓者。恐誤認，思所衣繡衫又已所新製，益懷疑，草草話別。至家，則姬故在。一見即問：「爾先至耶？媒媼又將爾嫁何處？」姬倉皇不知所對。乃怒，遣家僮呼父母來領女。父母狼狽至。其妹聞姐有變，亦同來。入門，則宛然車中女，其繡衫乃借於姐者，尚未脫。蓋少其姐一歲，容貌略相似也。華麓方跳踉如虓虎，見之省悟，嗒然無一語。父母固詰相召意，乃述誤認之故，深自引愆。父母亦具述方鬻次女，借衣隨媒媼同往事。問：「價幾何？」曰：「三百金，未允也。」華麓驟然，急開篋取五百金置几上曰：「與其姐同價，可乎？」頃刻議定，留不遣歸，即是夕同衾焉。風水相遭，無心湊合，此亦可謂佳話矣。

劉東堂言，狂生某者，性悖妄，詆訾今古，高自位置。有指摘其詩文一字者，銜之次骨，或至相毆。值河間歲試，同寓十數人，或相識，或不相識。夏夜散坐庭院納涼，狂生縱意高談，眾畏其唇吻，皆緘口不答。惟樹後坐一人，抗詞與辯，連抵其隙，理屈詞窮。怒問：「子為誰？」暗中應曰：「僕焦王相也。（河間之宿儒。）」駭問：「子不久死耶？」笑應曰：「僕如不死，敢捋虎鬚耶？」狂生跳擲叫號，繞牆尋覓。惟聞笑聲吃吃，或在木杪，或在簷端而已。

王洪緒言，鄭州築堤時，有少婦抱衣袱行堤上，力若不勝，就柳下暫息。時傭作數十人，亦散憩樹下。少婦言：「歸自母家，惟幼弟控一驢相送。驢驚墜地，弟入秫田追驢，自辰至午尚未返。不得已，沿堤自行。家去此西北四五里，誰能抱袱送我，當謝百錢。」一少年私念此可挑，不然，亦得謝，乃隨往。一路與調謔，不甚答，



亦不甚拒。行三四里，突七八人要於路曰：「何物狂且，敢覬覦我家婦女？」共執縛箠楚。皆曰：「送官徒涉訟，不如埋之。」少婦又述其謔語，益無可辯，惟再三哀祈。一人曰：「姑貰爾。然須罰掘開此塍，盡泄其積水。」授以一鍤，坐守促之。掘至夜半，水道乃通，諸人亦不見。環視四面，蘆葦叢生，杳無村落。疑狐穴被水，誘此人濬治云。



經典古籍新編